

尘心情冷
作者：纪莹

出版日期：2000-4
他是撒旦的儿子，冷情阎罗一个
每完成一幅画像就能索走一条灵魂
要不是为了索魂方便，他怎可能委屈自己暂居人间？
偏偏愚蠢的人类竟送上“画灵”名衔，整天追着他索画
就连他隐身山林、个性孤僻怪异都不得幸免。
眼下，就有个凡间女信誓旦旦要成为自己的徒弟
去！他才懒得搭理。
但被拒于门外的她却在家门口露营
整天粲笑相对、紧跟不离，颇有长期抗战之势
面对她，自己惯用的驱逐大法完全施展不开
难道 真是败在她的

幕起 第01节 第02节
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
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
第09节 第10节

粉色樱花在轻风中飘落，左右摇晃，轻轻地坠落在尘土之中。
一片飞舞的樱花瓣，沾上了乌丝，带来微弱的清香……
“糟糕了！”容纤纤边看着手腕上的表，一边还吃力地想将快滑落的长形圆筒顶回腋下。
就在她还盯着手表叫糟的同时，身体已经冲进一堵肉墙之中，撞得她鼻青脸肿，而且在作用力的反弹下，她整个人跌坐在地。
手中的圆筒滚出钳制，一路滚到柏油路上，她眼睁睁看着圆筒滚到路中央，然后被行驶过的汽车压得不成样，扁得像垃圾似的。
“我的稿——”
她挣扎起身，毫不考虑地就想冲到路中央去拯救她的东西。
踉跄的行为和急迫的思考，让她没有顾虑到来往车辆车速之快。
一阵呼啸在她耳边穿过，她只感到手腕处被温热的掌温包覆，脸庞一阵急风吹过，她的身子被拉了回来，跌进柔软的胸膛之中。
“你不要命了。”
冷而无情的嗓音，教她的鸡皮疙瘩都窜起。
容纤纤仍然处于惊吓状态，脸颊紧贴着那堵胸膛。
冰火无法共存，但此时此刻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，融合在眼前这男人身上。
容纤纤抬起头，望进了水蓝色的一对莹眸，她就快迷失在醉人的星眸之中，只是，那股冰冷，却是这么的令人胆战。
掺杂微弱金色的黑色发丝，像无底的漩涡般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。
微风轻吹，发尾随着风儿飘扬，牵动发根，漫无目的飞翔……
容纤纤已傻了，被眼前俊美却冷静自持的男子所吸引。
感觉手腕处的温热不在，她才从沉醉中清醒，红晕马上沾上粉颊，这也才想起了她的稿

子，而且她正在赶时间。

“啊！我的稿子！”她转身看着路中央已不成样的塑胶筒，眼泪不自主地便滴了下来。

她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所画的画稿……

越想她越伤心，泪水滴落的速度也就越快。

她转头，却发觉原先那男子不见了。

而遗留下的，只是一抹淡淡甚至看不清的微金色、特殊气息和令人永远无法忘怀的冰冷。

“纤纤，你真打算去找那孤僻又怪异的‘画灵’学画？”朱淑君咬着洋芋片，神情乐不可支。

“嗯。”容纤纤的注意力完全在整理画稿上，答得很敷衍。

“纤纤，人家说那画灵的脾气很怪异耶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人学画？”朱淑君手抱着装洋芋片的筒子，另一只手猛往筒内伸，拿出一片片的洋芋片吃进嘴里。

“嗯……”容纤纤自始至终都没有注意过好友朱淑君的问话。

朱淑君气得柳眉倒竖。

“纤纤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”油腻腻的手正叉在腰上，摆明了对容纤纤的态度很不悦。

容纤纤感受到身后传来好友“热切”的注视，她微微笑转过头面对微愠的好友。

“君，你老是用那双沾满颜料的手拿东西吃，小心吃坏肚子。”

朱淑君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
“要死早死了，还会苟活到现在？”朱淑君无所谓地说。

谁都知道颜料是有毒的，可是她习惯在绘画的时候，顺手就用沾满颜料的手拿东西吃，吃也吃了好几年了，要中毒也早就中毒了。

“服了你，连外行人都知道颜料是有毒的，可你手也不洗洗，所有的毒都吃进肚子里了。”

容纤纤从背包里拿出一罐洗手乳递给她。

“喏，回来的路上在便利超商替你买的洗手乳，麻烦你好心点，画完画就将手洗干净再拿东西吃好吗？”

朱淑君漾起甜笑，探过身子接起那罐洗手乳。

“谢谢。”朱淑君窝心的看了看手中充满好友爱心的洗手乳，突然间她收起笑容，手又叉在腰上。“喂，你不要转移话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话。”

“你刚刚问了我什么？”容纤纤一脸无辜的看着朱淑君。

朱淑君受不了似的翻白眼。

“我问，你是不是真要去那个画灵学画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拜托！我听人家说那个画灵的脾气很怪，而且行为乖张不说，外界对他的评语也很恐怖。”

“恐怖？”容纤纤对这话题有兴趣了，连忙坐正，双手抱膝。

“听说只要是画灵画过的人，都会死亡，所以大家才会称他为画灵。”

朱淑君说着说着，突然感觉全身冷了起来，双手不停摩擦突起的鸡皮疙瘩。

“不可能，太荒谬了，哪有被画过的人一定会死亡这种事，又不是灵魂被封在画像里了。”容纤纤摆明不相信。

“也不是不可能啊。”

容纤纤猛摇头。

“我还是不相信。”

“你不要不信，如果没有这种事，又为什么谣言会以讹传讹呢？传出这样的风声太奇怪了吧？”朱淑君皱起眉头。

“那是别人太嫉妒他的才华。”

朱淑君发现自己快昏倒了。

“纤纤！你不要这么单纯好不好？”

“画灵绘画的才华无人能比，甚至还有外国的博物馆特地高价收购，将他的画列为收藏，他现在一幅画叫价上千万，至于他的人像画价值则更高，而且还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他的青

睐，让他替自己画人像画，所以外界要收藏他的画作，通常是人像画的价值高于他的风景画。”

容纤纤几乎是如数家珍般地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资料一一说出。

朱淑君一手支着头，叹着气。

“对他的事，你还真是了解。”

容纤纤拿过一旁的画本。

“那当然。”她一页一页地翻阅。

朱淑君探过头瞄了眼那画本后，又缩回脖子。

“其实你的功力也不错，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他学画？而且，你去找他，他就一定会收你作徒弟教你作画吗？”

“我会想尽办法让他收我。”容纤纤很肯定地点头。

“用什么方式？死缠烂打？”

“都行，只要他能够收我当徒弟，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伎俩我都会用上。”

“你也太橡皮糖了吧。”

容纤纤无所谓地耸肩，反正她就是要拜画灵为师。

“那么……”朱淑君蹲到容纤纤的面前。“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”

“我记得好像是在阳明山上很偏僻的郊外。”

“拜托！你连地点都不是很清楚，你还想叫人家收你？”

“我有十一号公车，只要我有心，我就能找到他住的地方。”

朱淑君鄙夷地点着头。“是哟、是哟！”她双手在裤管处拍拍，伸了个懒腰后又拿起一旁的画笔。

“这已经是你第几次想通过学校内审而出国参展了？”容纤纤看着白色的画布洒上了暗沉的线条。

“数不清了。”将画笔沾上黑色颜料，朱淑君大手一挥，潇洒、简洁有力地画过，颜料就洒在洁白的画布上。

容纤纤站到朱淑君身后，手摸着下巴思考。

“你这次的用色和以前不一样，好阴暗。”

朱淑君继续调着颜色。“你知道吗？画能反应一个人的内心，我已经被退选好多次了，心情还能轻松愉悦，充满亮丽的色彩吗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容纤纤若有其事地道。

朱淑君一听气极了，转过身就是一画，将画笔上的颜料画上容纤纤有些古铜色的健康皮肤。

容纤纤惊讶地倒抽口气，眼睛瞪得好大，全身根本已经僵住了。她没想到朱淑君会突然将颜料画上她的脸。

“朱淑君！”她气得大叫。

容纤纤也不拿笔，直接将十指按上调色盘，沾得整个手掌都是颜料，然后趁朱淑君没有防备时，快速画上她的脸颊。

“啊——”顿时换来朱淑君的尖叫。“容纤纤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——”容纤纤左闪右躲，试图躲避朱淑君的魔掌。

两人在窄小的画室里展开追逐战，搞到最后，两人身上没有一处完好、没遭到颜料凌虐的地方。

“不要——”

容纤纤朝门口跑去，转头看看朱淑君的魔掌还离她有多远时，身体已经撞上一堵肉墙，作用力反弹教她往后倒去，而在还来不及看清撞到谁时，腰部就被一只大手由后扶住。

“你还是那么莽撞。”那只大手的主人开口说话了。

容纤纤惊魂未定，呆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然后才倩笑。

“教授。”她唤道。

而朱淑君一看来人，连忙将双手藏于后，跟着喊道：“教授。”

遯宗政放开容纤纤，环顾一下两人。

“你们，在画室里玩？”

两人吐吐舌没说话，毕竟她们被他逮个正着。

“朱淑君，你要参选的画作画好了吗？”遯宗政突然问道。

“还没。”朱淑君有些心虚地回答。

遯宗政走到画板前，沉思了起来。

朱淑君笑着偷偷对容纤纤吐舌，两人的神情顽皮极了。

遯宗政沉思了非常久，朱淑君和容纤纤两人都屏息等待他的评语。

“构图简洁有力，但欠缺完整架构，整个作品似乎有点单调。”遯宗政终于说话。

一听遯宗政这般不甚动听的评语，朱淑君难过的垂下双肩，顿时失望地只想将眼前的画毁了。

“这么差，那我今年又要落选了。”她已经连续落选三年，今年再不入选，她就再没机会了。

“也不见得。”遯宗政修长的手在画布上比了比。“如果能够减少上头直线条式的泼洒画法，多点随性的印彩，或许画面会丰富点，而在架构上会完整点，作品也就不会过于单调。”

“随性的印彩？”朱淑君语带疑惑。

“不要太多的直式线条，加上一些几何曲线，作品内容会更丰富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喔。”朱淑君恍然大悟。

遯宗政忽然皱起眉头。

“朱淑君，你画这幅画时的心情很沮丧吗？”

“教授你怎么会这样问？”她不解。

“你的用色太过保守、太暗沉了，让人看了心情也会跟着被影响。”遯宗政又道：“不过这或许能成为这幅画的特色，只是在色彩方面尽量减少使用深色调的色彩，有些明色调里的较深颜色也是不错的选择。”

朱淑君听了遯宗政的解说，顿时觉得所有灵感一涌而上，原本还不知该怎么进行下一步的，现在被遯宗政这么一说，阻碍完全解除。

她马上拿起画笔，专注地开始作画。

见朱淑君这么专心，容纤纤也不想打扰到她的创作，她无声地走出画室，到洗手台去清洗自己满脸满手的颜料。

“还是决定去拜画灵为师？”遯宗政跟着走出来，此刻正一派优雅地靠在柱子上。

其实遯宗政的年纪和容纤纤差不多，只不过人称天才的他，早在幼儿时便已成为留学维也纳的小留学生，接受正统的艺术教习。

而他在绘画方面的才华也让他二十岁时，名声就传遍全世界，成为炙手可热的艺术创作者，世界各地都有人争相邀请他办展。

直到两年前接受了这所大学的邀请，他才回到国内来。

而自小留学国外的他能说得一口流利中文，完全归功于他的家庭。

他的家人规定他在家中只能以台语或国语说话，他的中文能力就是这么训练来的。

容纤纤忙着清洗手上的颜料，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嗯。”

颜料顺着水流，颜色由深转淡，扩散在水流尽头，她手上突兀的色彩正缓缓被清静的水冲刷掉。

遯宗政闻言微微一笑。

“你还是改不了这么不专心的坏习惯。”

早在两年前接受这所学校聘任，担任美术系的系主任时，他就注意到系上有这么一号人物，才华洋溢，却不想争取什么名利。

他曾和她谈过好多次，要她交出作品参选，可是她却总是兴趣缺缺，每次都是晚了截止日一刻才交稿，然后愧疚地对着他吐吐舌，表示自己忘了截稿日期。

可是他知道，她根本就是故意的，她刻意让自己忘了交稿这件事，等到非不得已一定要交了，就随随便便画一张图交差了事，摆明了交稿已算对他有所交代。

带了她两年，如今即将迈入第三年，他和她也算混得很熟，从要她交稿参加选拔到连着两年她都刻意拖着不交稿，她的身影早已在他心中扎根。

他想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自己教过的学生当中，有这么一号才华洋溢却又不爱名利的学生。

容纤纤回过头。“啊？教授你在和我说话吗？”

遯宗政摇摇头。“你还是改不了这个坏毛病。”

“什么坏毛病？”容纤纤不解地问。

“老是只专注在自己想专注的事情上，对其他事就吝啬得不肯分点注意力，老是不专心听别人说话。”

容纤纤皱起柳眉。“胡说，我哪有这么多缺点。”

“那么我问你，我刚刚问了你有什么？”

“你刚刚有和我说话吗？我没听见。”容纤纤双手并拢掬起清凉的水，将之泼往自己的脸上，然后不停搓洗脸颊上沾染的颜料。

遯宗政除了挫败感，就再也找不到别的情绪能够反应她对自己的漠视。

“我刚问你，你还是决定去找画灵学画？”

“对啊。”她回答得很干脆，倒是伤了遯宗政的自尊心。

“难道和我学就不好吗？还是你觉得跟着我学，你会学不到东西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”她老实回答。

容纤纤满脸都教清水沾湿，她抽出面纸擦干。

“那么你又为什么要特意去找画灵学画？”他不解。

“直觉上。而且他的画法的确很独特也很巧妙，每幅画都像是有生命般，看起来栩栩如生，令人连注意力都不忍移离几秒。”

遯宗政倒有些吃味了。

“如你所说，你可以去拜他为师，但你求的是什么？你学画完全不求名利，就算和他学得了那独特的画法，那又怎样？”

容纤纤很认真的看着遯宗政，看得他心虚了起来。

“那么教授当初学画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名利吗？”

遯宗政竟想不起来自己学画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他的脑中一片空白，没有任何答案。

“找不到答案吗？”她问。

遯宗政别开视线，看着远方摇曳的绿树。

“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发觉有绘画天分，甚至被称为是这方面的天才，很理所当然的，家里的人便以此来培育我，送我到国外读书，专心攻读绘画这方面的知识，而我的世界从识字开始便被绘画占满。绘画技巧、配色、美术知识、认识各种名画，我的世界就是被这些东西占满的，我根本是以本能在支持着自己一直朝这方向钻研，如果你要问我为了什么，我只能说我不知道。”遯宗政有点无奈。

容纤纤摇摇头。

“难道你不曾想过，学习绘画，甚至往更上层走，是兴趣使然吗？是兴趣在支持你往上攀登吗？”

遯宗政笑着摇头。“这不是兴趣，兴趣无法支持一个人走一条路走了二十几年，甚至还以此为业。”

“错了，错了……”她实在不敢相信。

她更仔细说明自己的观点。“兴趣能支持一个人从困境中站起来，也能使一个人不怕跌倒、批评。因为是兴趣在支撑着，只要遇到困难时能够告诉自己，自己究竟做了那么多的是为了什么……”

遯宗政打断她的话，他问：“如今你选择另觅良师，也是兴趣在支撑着你的决定？”

“没错，从我选择走画画这条路开始，支撑着我的就只有‘兴趣’。”容纤纤全身散发出自信光芒，连遯宗政看了都痴傻。

他微眯着眼瞳，仔细打量眼前光彩耀人的容纤纤，头一次，他发觉，她身上带着令他着迷的神秘，一种未经开探的吸引力，甚至令人全身战栗。

容纤纤将手上的水珠往裤子侧边擦，轻松就擦干了手。

“从没有任何理由能支撑着我学画，兴趣是唯一。”她再次肯定地说。

遯宗政颇有涵义地点点头。

“那我就该期待你能从别人身上学到些什么。”他似乎在嘲讽。

“教授，我知道这样的作法让你非常难以接受，可是我希望能从各方面学到更多的知识。”

似乎被讲中心中的想法，遯宗政严肃起来。

“我没有难以接受。”他正色道。

容纤纤笑得好开心。

“教授你在自欺欺人，你明明就对我的选择很不谅解，你认为我另外找老师学画是在污辱你的才华。”她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。

遯宗政脸部涨红。“容纤纤，我可不认为少了你一个学生我就会有多伤心，相反的，我可觉得轻松多了，至少不会再有学生问问题问到我哑口无言。”

“喔？”容纤纤摆明了不相信。

逯宗政转身要离开。

待得越久，他心中的想法就会被她挖出越多，到时他这张脸要往哪摆？

“容纤纤，记得告诉朱淑君，别忘了最后交稿日期，如果逾期，她大学求学生涯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没了。”他叮咛完即快步离去。

“知道，我会告诉她的。”容纤纤灿烂地朝着逯宗政挥手。“教授慢走。”

其实容纤纤在不画画的时候挺顽皮的，但她的顽皮却不是恶意的恶作剧，她的顽皮只表现在笑意上，她总是带着令人无法移开视线的阳光笑容，可在这笑容里，却多是令人无法抗拒的顽皮意味，让她看起来生气勃勃、分外耀眼。

虽然她长得不是挺好看，但微笑却让她倍受注目，就如同她令人期待的绘画作品般，让人无法漠视她。

容纤纤向学校申请休学，任何后路都没有留给自己地背起全部家当离开宿舍、离开学校，只为了支撑她的决定。

背着沉重的大包包，里头装满了画具；手上也抱了几个塑胶圆筒，里头装了她开始学画以来最好的作品，她坐上公车，往自己的梦想行去。

公车一路在颠簸的路面上行驶，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乡下，但容纤纤并没有在这里下车，车子又继续往更偏僻的地方驶去，直到终点，她才下车。

公车总站的地方没有什么建筑物，连住宅都少得可怜，多的却是田地，绿油油、令人看了心旷神怡的稻田。

小小的稻苗已长得满高的了，看样子再过不久就能收成。

容纤纤吃力地挺了一下背后的大背包，沿着小田路一路走去。

途中，有时会有村民朝她走来。

农村的欧巴桑总会对着她笑笑，看起来极为亲切，而她也会回以笑容。

太阳极大，汗水早就濡湿了身上棉质吸汗的衬衫，合身的牛仔裤在汗水的濡湿下感觉极不舒服。

还好好的是，她头上戴着帽子，毒辣的太阳光不至于直接晒在她头顶上。

以手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她还像狗狗一样吐吐舌散热。

走了将近十公里的路，好不容易她才看到一幢三角形的房子矗立在远处。

三角形的建筑物有三层楼高，正面完全以玻璃建造，房子前方空旷，并没有种植任何植物，只是房子的四周被阴凉的树木围住，感觉还挺凉爽的。

她有些怀疑地走上前，奇怪为何这幢房子没有以围墙围起，也没有大门，就这么孤伶伶地矗立在这儿。

她来到门口，却找不到所谓的门铃，正想敲门，门在此时却一声不响地滑开来。

“有人……在……吗？”她迟疑地出声。

容纤纤捂着胸口，感觉自己心脏跳动得好厉害，寒毛都竖立了起来，她犹豫着要不要踏进这幢屋子。

随着门板滑开的缝隙越大，能够被看到的空间就越大。

屋子里并没有什么布置，只有一组破旧的沙发、一张小茶几、正对着门板的壁炉，其余的摆饰只剩下几幅靠着墙壁直立的画板，而画板都是背向的。

这是名震四方的画灵，他所居住的地方吗？

怎么会如此家徒四壁？

她一路踩着不会太过脏乱，却满地灰尘的地面，慢慢靠近那几幅画。

手则情不自禁轻轻摸着精致的画框，感觉到那刻纹是如此的古老，仿佛是古早时代就已竣工完成的。

她惊叹于画框的美丽，手抚着古铜刻纹，脑海里则想像这画框究竟框住什么样的极品画作。

她想扳过画板，画框的重量很重，她吃力地将画框扳正，可是还有一张布幔盖住了画，她伸手掀开布幔，微微一角鹅黄色露了出来，她想全部掀开，忽然有一道声音响起。

“谁准你进来的？”

她惊吓地松开手，像做错事的孩子将手藏于身后。

“我……我有敲门。”她嗫嚅地解释。

“我没听到任何敲门声。”男子高大巨硕的身影站在门口，挡住了光线。

容纤纤想看清楚那男人的长相，可惜他背对着光，教她完全看不清楚他的五官，但他高大的身影却散发着令人移不了眼的魅力。

“我……我有敲，可是门它……它自己滑开了……”背在身后的手不安地绞着。

一抹冷笑在他唇边成形，他慢慢走进屋内。

他一步步往前跨，她的心就一步步跟着急速跳动，她不自禁捂住胸口，深深喘息。

他惊人俊美的五官完整呈现在她眼前，她看清楚眼前男子有多斯文美丽，他全身上下都是异于人的特色，让人移不开视线的俊美。

他的笑容像在嘲笑万物般，邪佻而冰冷。“敢情我的门是自动门？”

“不是……呃……我……我有叫门，可是没人来应……”他会不会想成她是闯空门的？

“我、我不是小偷，我不是来偷东西的，我是来找人的！”

此刻的他，和她已是近在咫尺，让她好有压迫感。

她觉得自己就快窒息而亡了！

他没有应答，只是嘴角的笑容更加冰冷。

“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是小偷，我是来拜师的，我叫容纤纤！”她怎么觉得眼前的男人有点眼熟？

拜师两个字让他的笑容僵住，随即冷硬地道：

“出去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出去。”他重复着这两个字，她却听得一愣一愣。

“我……我是来找画灵学画的，你认识画灵吗？可不可以帮我引见？”

“出去。”

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不停重复这两个字，可是她却能清晰感受到他全身冒出的冰冷气息，那冰冷冻得她牙齿频颤。

“求求你带我去见画灵！”

她抓住他的手，但他斜睨了眼她的手，教她像被烫着般又冲动地缩了回来。

“求求你——”容纤纤哀求他。

“出去。”他仍是老话一句。

“求你——”

他指着门口，冷蓝的魅眼直直盯着她。“没有什么画灵，出去。”

“拜托！”她哀求着，只差没双腿一软地跪下来求他。

“出去！”他终于发火吼道，轰得她愣了好几秒。

她低下头，忽然之间看见男子手上沾了微弱的颜彩，她兴奋地抓住他衣袖。

“你！你就是画灵！”她惊喜万分。

“出、去！”他发火了。

她能感觉到他身后散发着炙热的火焰，熊熊冒着，而他身上，却冰冷的像是刚从冰库里出来般，两种截然不同的温度却能和平共存，互生相依。

“求你收我为徒！我想好好跟着你学画。”

他没有再说话，一个弯身，下一瞬间她已被他扛在肩上，等她反应过来，人已被他丢在地上，狼狈地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“你——”

她挣扎想拉住他，可是门却在她眼前狠狠关上，过没多久，她的背包也被丢了出来。

“喂——”她猛敲门，不甘心就这么被拒绝。“请你开开门！”

她是这么好打发的吗？

如果没有下定决心、不清楚画灵的脾气，说不定此刻她可能真会放弃。

但她知悉他的个性、脾气，当然不可能就此放弃！

“你不开门也没关系。”

她捞起背包，拍去上头的灰尘，然后以破釜沉舟的决心，坚定地对着门板向他宣战，刻意让她的声音“适巧、刚好、恰巧”的能够穿透门板，直达他耳里。

“我和你耗上了，除非你收我为徒，否则我绝不会离开这里的！”

她在房子旁边搭起了帐棚，决心不离开这幢房子半步，就当是在露营好了。

她在帐棚前生了营火，煮了简便的晚餐勉强充饥。

乡村的夜空分外美丽耀眼，没有都市里的光害，尤其这里又偏僻，少了路灯，星星闪烁的光芒清晰可见，就像在对她眨眼睛般。

看来，她也挺会在恶劣环境中找娱乐……

她在地上铺了一块布，将背包当成枕头，躺在布上、枕在包包上，看着天上美丽的星星。

其实这里说偏僻倒也还好，至少不是什么深山野岭，不会有野兽出没，顶多会有野狗四处游荡，发出叫声罢了。

容纤纤深深吸了几口夜里凉沁的空气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乡下的空气就是不一样，好闻而且新鲜。

容纤纤伸了个腰，然后将手枕在头下。

画灵的脾气真不是普通难搞，看来要他收她为徒，还有得抗战下去，不过没问题，她明天一大早就开始抗战。

“呵——”

容纤纤打起呵欠来了，眼睛还泛了一层泪水，显然她也累了。

四周的树影幢幢，夜晚看来还挺吓人的，不自觉，她浑身都冷了起来，赶紧卷起地上的布和枕头，跑进帐棚里，然后将拉链拉上。

“怪恐怖的。”她喃喃自语。

她抚了抚手背上竖起的寒毛，特意将收音机转开，然后翻开旁边帐棚上的小孔往屋子瞧。

奇怪？他怎么都不点灯？

屋子从傍晚开始就没有点灯，而且从他撵她出来，就再没见他出来过了……他都不用出外买吃的吗？

而且都深夜了，他却也没有点灯，屋子里一点声响也没有，说起来也真的很奇怪。

“呵——”又打了个呵欠。

容纤纤将东西放好，然后才一躺下就累得快睡着，在迷中她想定了，明天一定要让画灵答应收她为徒。

一定……

她拉起棉被，翻个身陷入沉睡。

暗黑的夜晚，越近深夜，天空中的点点星光就越明亮。突然一道人影在帐棚外出现，没有任何举动、没有声音，四周寂静得让人害怕。

阎罗尘双手叉放腰上，黑色风衣在身后飞所，他微微皱眉，一个挥手，帐棚的拉链就开了。风吹开了那两片相连的帆布，直直吹进帐棚里。

容纤纤冷得抖了起来，更加抓紧被子，紧紧将自己裹在棉被里，然后翻个身继续沉睡。

在阎罗尘的脸上找不到任何情绪反应，只是垂放在身侧的手，不自觉的便握紧了。

他讨厌凡人女子！

虽然洌和白柔涵的事情能够得到父亲的原谅，但洌破坏了固有的规则却是不争的事实，而这件事完全无法改变他对凡人女子的观感。

他无法对凡人女子动情，他的心平静得像是无波的湖面，心房被层层枷锁封住，任何风都无法吹透那层防卫，然后在他心湖间激起浪涛。

他的心是冷的，从古至今，从他开始存在在这世界上开始，他的心就不曾温热过。

他不会被任何情感所影响，当然他也不会收她为徒。

阎罗尘挥手，帆布又合上，拉链仍旧像不曾打开过般紧紧合著。

他转身走离，脚踩在枯掉的枝叶上，发出的沙沙声音在林子里回荡。

寂静的深夜，静得连平时该有的狗吠声都不见，风是静止的，一切都是这么的令人寒颤不已。

隔天清晨容纤纤起了个大早，身子才探出帐棚外，就被乡下清早的冷空气冻得赶忙又缩进帐棚里，她套了件薄外套才敢离开帐棚。

容纤纤走到林子里去，四处找寻一会儿。她疑惑的自言自语：“记得昨天有看到这林子里有一处小湖泊，怎么不见了……啊！找到了。”

她开心的奔向小湖边，看着清澈的湖水，然后掬起冰凉的湖水拍打在脸上，可马上她就被湖水的冰冷冻得牙齿频频作响。

“好冰！”她惊叫。

她一边梳洗，一边被湖水的冻冷刺激得哎哎叫，不过梳洗完毕后，她却觉得整个人精神都来了，这才仔细观察四周的景色。

从来不知道，台湾也有这么美丽的地方。

有林子、有小湖，而且小湖水又是这么清澈，这里就像个世外桃源，风景非常美丽。

画灵也真会挑地方居住，这里的确适合画画。

风景怡人、民风纯朴，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噪音干扰画图时的情绪，真的很适合画画。

难怪他的画是这么吸引人，幅幅都是杰作。

容纤纤脱下脚上的鞋子，赤着脚踩在柔绵绵的草地上，脚底凉凉的感觉直透脑门，她觉得全身都舒服得没话说。

林子里新鲜的空气让她有股想跳下水去游泳的冲动……容纤纤睁开眼，嘴角的笑容扬起。

她解开扣子脱下外衣，然后仅着贴身衣物跃入水里。只见一道水波呈直线的远离岸边，待她从水中探出身子，她人已在湖的中央，双手不停在水面上挥动，她笑得好开心，像久久不曾这么畅快玩过。

她再度潜进水里，湖面慢慢平静了下来，然后在岸边，她的身影又再度浮现。

她紧抓着岸边的大石头喘着气，伸手挥去脸上的水珠，她想跃上岸边穿衣，因为她已经开始觉得有些冷了。

靠着岸边石头的帮助，她毫不费力的便爬上岸边，才想起身，一双男性的黑色皮鞋朝她走了过来。

她急急抬头，又想到自己现在挺狼狈的，她连忙双手遮住胸反过身去，可头却转了过来盯着来人。

“你……画灵！”她有些高兴的大叫，可是又想到现在的情形，脸上的红晕不由得泛开。因为她身上仅着贴身衣物，而她也知道依内衣薄弱的程度看来，浸过水后铁会变得很透明。

阎罗尘沉着脸站在那儿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直直的盯着她。

“你让我先……先穿一下衣服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哈啾！”她摸摸鼻子。肯定感冒了！

阎罗尘仍是没有出声。

不理他的沉默，容纤纤仓皇地抓起地上的衣服，背对着他一件件穿上，待完全穿好后，她才悻悻然转身面对他。

“早。”

阎罗尘双手抱胸，黑发之中泛着银黄色的光芒，随着风吹而在空中飘荡，她忽然发现，他的眼珠子其实是水蓝色的，是那种让人感觉清澈的水蓝，一种在所有色系里，属于看来舒服的颜色。

容纤纤的唇因为冷而变得更加红莹，她看了他一会儿。

“你会说话吧？我记得你应该会说话，否则昨天撵我出来的那声音是谁发出的？”她偏过头去，表情可爱地看着他。“你决定收我为徒了吗？”

“回去。”

“不回去。”反正她早就下定决心要和他长期抗战了。

他脸色更加冰冷。

“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”

“这里又没有标明是私人‘产业’，任何人都能来。”她嘟着嘴回道，那模样动人极了。

“这里不欢迎你……”

“我欢迎我自己。”她在他未说完时插嘴道：“反正我也不奢求你会欢迎我。”

她拾起地上的鞋子，裸足踩在草地上往回走，柔柔绵绵的绿色草地就在她脚下，她觉得自己不知有多久时间没这么亲近大自然了。

“如果标明着‘私人产业’，你就会离开这儿吗？”他低哑的嗓音在身后扬起。

她甜甜笑了笑，不给他答案。

她又不是笨蛋，如果摆明了回答是，搞不好他就会去找个围栏把属于他的地方围起来，到

时要接近他就更难了！

容纤纤走到帐棚旁，从靠着帐棚边的包包里拿出一盒画笔，再从包包后头抽出一块画板。在他的注视下，她席地而坐，正对着他那幢三角形的房屋，开始动笔画画。

“其实你这幢屋子很漂亮，整个房子的架构也很坚固，你知道吗？”她回过身去看他。阎罗尘看着她，却没有回答，脸上也看不出任何情绪起伏。

两人的目光就这么在空气中交错，最终还是容纤纤感到莫名的悸动，才别过脸，继续画画。

“这么漂亮的房子，为什么在你的作品里看不到，从未看过你画这幢房子？”

以学美术而言，只要是美的事物，都会被当作主题，一一收藏在画布里，可是，这房子的美丽，却被摒除在他的画作里。

她很好奇！“为什么？”

好半晌，他才缓缓开口：

“我不画人工的美丽。”

“人工的美丽？”

“房子的美丽在于人工刻意打造，大自然界里的美丽，才是上天的创造，人无法改变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可是你也该晓得，林子可以人造、小湖可以人造、树木可以人植，甚至连山都可以人造，难道这样就不叫人工？”她再度转过身正视他。

“人造与非人造，你分不清楚吗？”他看着她。

她发誓，她绝对在他眼中看到了戏谑。

她居然被他堵得没话说！

容纤纤转过头去继续画画。

炭制的画笔，画在画纸上，黑色的线条在纸上飞舞，很轻快的便让三角形房子在画纸上复制，比例正确无可挑剔。

就像是一幅以黑白相机拍摄下来的照片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她有点骄傲的取下画纸递在阎罗尘面前。

“怎么样，给个评语吧，我画得很像吧？”她想以此多从他那得到一些美术上面的评语。

没想到，他接过画纸，二话不说便在她面前将纸撕成两半、四半……

她立即哇哇大叫。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看着自己辛苦的作品被他撕掉，还被抛到半空中，她心疼得要命。“那是我的作品耶！”

容纤纤心疼不已，她捡起有一角没一角的散落在地上的画纸。

“你不欣赏也就算了，干嘛把我的画撕掉！”她觉得心疼得连眼泪都要滴下来了。

“如果只是要模仿，那么你可以拿个相机在这四处乱拍，我想那相似的程度连神仙都分不出来；但你要以画画的方式抓住某样东西的神韵，你的画还不够资格。”

他的话直接说进她心坎里，像一剂猛药，虽然苦涩难以下咽，但却是对人有所助益。

如果她要模仿，又何必千里迢迢的来找他，想拜他为师？

想和他学画，除了在支撑自己对绘画的兴趣外，也在支撑自己。

谁教她不想一事无成，也不想都市中迷失自己，而绘画是唯一能够让她专心一致，不会迷失的方式。

他的画，没有任何模仿的味道，全部都是他独特的风格，所以他的画精彩无比，更受众人喜爱。就如同是一则人生故事，将人的一生浓缩在画布之中。

“我画不出东西的神韵……”她有些泄气地呢喃道。

他语气突然变重，明白警告她。

“以后别让我看见你在我眼前拿着画笔和画板画画。”

没有再说任何话，他丢下她离开。

她愣了好几秒才意会他话里的意思，她有些伤心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。

不让她画画，她怎么受得了……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容纤纤粲笑地跟在阎罗尘后头。

见阎罗尘不回她的话，她就走到他身旁，和他同等速度前进。“要去哪儿？我可不可以去？”

阎罗尘冷冷地睨了她一眼，然后无情地道：“不行。”

“别这样嘛，我好无聊耶。”

他停下脚步，看了她一眼，她被瞧得浑身不自在。

他不管她又继续走。

“怎么样？我可不可以跟？”

“你听不懂人话吗？”

她刻意和他打哈哈。“呃……可是我无聊啊。”

反正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她冲着他笑，看他能怎样……

“你无聊是你家的事。”他跃上黑色跑车。

他能在世界各地穿梭自如，何必要一辆跑车当交通工具？

如果不是要避免让人看穿他的身份，避掉不必要的麻烦，他才不屑用凡间的交通工具。又慢又浪费时间！

容纤纤厚脸皮地求着：“给我跟啦，我现在是你的客人耶——”

他挑眉斜睨。“客人？”他邀请过她冯？

“是啊，我住在你家，不是你的客人是什么？你总得照顾好你的客人，我人在你地盘上，你就要照顾好我，所以我无聊，你就让我跟嘛，我保证不会妨碍你的。”

“有人说过你很无耻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爽快答道。

他发动引擎，唇边漾起冷冽的笑意，朝着她散放。

“很好，你现在听见了。”然后，他踩紧油门，一路冲出她的视线，好似速度一慢就会被她缠个正着般驶离。

没关系，大女人能屈能伸，反正她早打定主意要像橡皮糖一样黏着他，多的是机会，不差这一次和他“培养感情”！

容纤纤嘴角呈现上弦状，淘气地笑着。

阎罗尘这趟到城里去购置画材，买了一堆美术用品回来，当车子还在远远的地方，他一眼便轻易地看到容纤纤那家伙在他家门前烤肉！

阎罗尘眼睛深沉地像一座火山快要爆发。

“嘿，你回来啦，不介意我在你家门前开伙吧？”她从炉子里抓起一只肉丰的鸡腿。“很香吧，要不要吃点？”

将车停在家门前，他熄火抱起后座的牛皮纸购物袋，看也不看她一眼地走进屋。

容纤纤低下头，一想到阎罗尘起先的错愕到后来的愤怒，她就想笑。

想漠视我？下辈子吧！

阎罗尘在昏暗的屋内走动，一点也不需要藉助灯光的帮忙，他对屋内的一切熟悉得很。

再怎样，屋内也就只有一座沙发、一张茶几、画架和壁炉，他总不至于还会去撞到嵌在墙里的壁炉吧？

该死的她！烤什么肉；整个空气里都飘散着烤肉的味道，都已经进到屋里来了还闻得那么清楚，好像那些烤肉也跟着他进屋里一样。

突然间，他看见了茶几上的那盘……烤肉……见鬼了！

阎罗尘冷傲地盯着那盘装着香肠、鸡腿、肉片的烤肉。

该死！她打哪儿找来这些东西？

他抓起那盘烤肉，直接走到门口当着她的面将盘子丢到地上，然后大力地砰的一声关上

门。一气呵成的举动一时间还真让容纤纤无法反应过来，待回神才发现她的好心全被他糟蹋了。

她蹙起眉头，唇则抿成一直线。

决心和他耗上了！

真是狼心当狗肺。如果不是为了学画，她早跟他翻脸了！

容纤纤坐在小湖边，卷起裤管让双脚浸在冰凉的水里，淘气地晃动双脚，感受水流在她足

下产生些微的按摩感。

她整个人靠在树干上，惬意不已。

唉，好无聊，她的生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惬意了？

要向他学画，他死都不肯收她为徒，她要画画，他又禁止她拿画笔，那她的生命还剩什么？

整天对着这座小湖，原本还觉得它好漂亮，湖水清澈的让人心情愉快。

可是现在，整天对着它教她都觉得烦了！

来了这么多天，见到画灵的机会根本寥寥可数，他究竟都跑到哪儿去了？

容纤纤突然心情一振，嘴角露出了不安好意的笑，编贝皓齿在阳光下闪烁。

她起身，手叉在腰际，她转头对着那幢三角屋好笑。

好吧，画灵，咱们就来玩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吧！

容纤纤在屋子四周找了两遍，就是没有发现阎罗尘的踪影，最后她站在屋子正面，对着大屋沉思。

会跑到哪里去了……

他上午由镇上回来后，就没再见到他出来过，可是屋里却没有他的人影。

虽然他不准她进入屋里，所以她在由外面藉着玻璃窗往里瞧的，但是屋内空旷，摆设又没几样……她的所见应该不会错，他并不在屋里。

那么会在哪里呢？

容纤纤环顾一下房子四周。

这房子的四周都是密林，难道他会在这片密林里？

视线沿着林子四周打转，终于让她在极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一条被草丛所掩盖的小径，这发现让她咧嘴笑着。

她是很容易满足的，当有事情能打发她的无聊时，她全副精神就来了。

拨开草丛，低头跟紧小径走，越往里头走，四周的杂草和树木就越多，有时她得低下头、弯下腰才能躲过横摆在路中央的粗大树枝。而且，茂盛有刺的草叶刮得她好痛！

容纤纤攥住自己的手臂，看着上头一条条不深但却沁着血珠的伤痕，她差点大叫。

眼泪开始聚集在她眼眶里，现在只要再来一次刺激，她绝对马上崩溃。

她又继续往前走，在不远处看见了一处小小洞口，她惊讶地奔向前，所有注意力都在那洞口上，脚下一踩不稳，马上被小石绊倒，狗吃屎地跌在地上。

她趴在地上，奋力地握拳捶地。“该死！”

才说完，颈后的衣领就被人像拎小狗一样拎了起来。

“你真的想让我动手揍你吗？”

容纤纤咬紧下唇。糟糕！

阎罗尘用力的将她丢在一旁，她的屁股顿时坐到碎石子上，疼得她哎哎叫。

“好痛——”

体格壮硕的他稳稳站在她面前，一点也没有要扶她一把的举动。

真是没同情心！

她以手支地站起身来，顺手拍去屁股上的灰尘。

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，四处走走啊。”分明在和他打哈哈。

阎罗尘眯起水蓝色的眼睛，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反应，一贯地冷冰冰。

“你知道你是擅闯者吗？”

“这里也是‘私人用地’吗？”她偏过头去，摆明了又在讽刺他。

他冷眼看着她。“你最好离开这里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”

“可是我是来拜你为师的耶。”

他瞪了一眼往洞穴里走，而她当然是跟在他身后，也跟着进去啰。

在接近密闭的洞穴里，说出来的话，回音都好大，仿佛会将人的耳膜震破似的。

“你教教我嘛。”

她放低声音哀求，但他仍然半句话也不回她，脚下的速度快得好像这里的路是平坦、干爽的。

容纤纤一个不小心，踩中了水洼，溅出的水和着泥土，毫不留情地攻击她的衣服、裤子，甚至是她美丽白皙的脸蛋。

她蹙眉抹去脸上的泥水。“你别走这么快——”

“没人要你跟。”他突然停住脚，教她又撞上他坚硬的背，可他撇下话后又继续往前走。洞穴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，她咳了几声提醒他，她呼吸困难。

没想到他根本无动于衷，继续往更里面走。

从原来的微小光线到最后，已经没有光线替他们照耀路，她突然想起了在这种洞穴里常常会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，像是什么滑溜溜的大蛇啦……

容纤纤反射性地抓住阎罗尘的衣角，感受到他脚步猛然迟疑了下，她晓得他那张俊脸现在一定臭得很。

可是她怕呀，她怕脚下会突然出现什么怪东西。

瞧他对这里熟得很，没有光线的照射，路照样走得很稳，不抓紧他怎行？

她下意识伸手摸摸石壁……

唔，黏黏滑滑的，怪恶心的！她做出了厌恶的表情，连忙将手擦往裤管。

“你要去哪？”

“没人要你跟。”又是同样一句话，了无新意。

“告诉我啊。”她刻意以柔柔甜甜的嗓音乞求。

“警告你，再说一句话我就先把你丢在这儿。”他嘴角扬起坏坏的笑意。“这里常出现一些外貌看似鲜艳，实则充满剧毒的动物、花卉，如果你不想在这不见天日的洞穴里迷路、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话，你就再说一句话试试。”

他把话说完，这才发现，他干嘛和她说那么多？干脆把她丢在这里，不就省得麻烦了。

这几天有她的介入，吵死人了！连死人都可以被她吵起来。

以前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多自在，有她介入，教他的情绪显得烦躁许多！

小气！

她拉了他的衣角两下，表示收到他的警告。

前方的路感觉上变得宽阔许多，呼吸也变得通畅无比。

她大口大口地吸气。这里的空气好像是纯氧般，感觉很干净、舒服。

他停下脚步，拉回被捏握住的衣角下摆，然后走到一旁去；没多久，微微的光点出现，随即照亮四周。

她这才看清楚里头的景象，然后震惊地环顾四周。

“这……”里头都是画具！“你都在这里画画？”她不敢相信地看着他，寻求解答。

奈何，他甩也不用她就在一颗大石头上坐下，他臀下的石头圆圆大大的，但他坐着的地方却平坦如椅。

他拿起画笔，继续半完成的画作，一幅题材灰暗、色彩蓝沉的天空。

“这是阴天吗？”

他大手一挥，在画布上头加了几笔，原本暗蓝色彩上多了几痕亮白，感觉就像是阴沉沉的厚云正逐渐出现日光，感觉好真实。

她佩服不已，马上静下来，专注于他的画法。

他肯让她看他画画，可以算是两人间关系的一大进步，至少他没撵她走。

就这样，两人都没有交谈，一个专心作画，一个专心学习。

直到完成画作，阎罗尘画下最后一笔，然后在画布底端落下草写的落款。如果没有细看，还真无法将这些字母分辨清楚。

两人像是同时经历过一场令人屏息的大战，双双叹息，身体像快虚脱般瘫软。

山洞上头发发出轰轰的巨响，没让两人有反应的时间，便传来斗大雨水打在山洞上头的声音。

“下雨了！”容纤纤惊呼。

外头下着大雨对他似乎没多大影响，他从一旁矮柜里拿出一瓶已剩半瓶的酒。

褐色的酒液倒进玻璃杯，杯子的高度不高，而他倒的酒只占了酒杯的三分之一。

阎罗尘抬头将杯子里的酒一口饮尽，像喝白开水一样轻松自如。

有时，他也需要像凡人一样，藉由辛辣的麻醉物品来纾解全身，尤其是当他画完一幅画之后。

当他完成阴天这幅画，落下最后的落款，画里的一切就发生。

当他完成人像画，喃喃道出“尘归尘，土归土”时，一则精彩的人生故事就此结束；落下落款，这世界就不再有那人的存在。

他的能力足够影响、左右大自然。

他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，这是他独特的能力，是他另两个兄弟所没有的。

她靠着石壁站立，倏然间对石洞内只有两人的事实产生不安感。

臀压着手，注意他的一举一动。

他睨了她一眼，随即将刚才的画盖上白布，摆到一旁角落，然后又换上一块新的画布。

“你还要继续画吗？不休息？”

她好奇地问，他却露出讪笑。

“你很关心我？”他往前跨步，站定在离她咫尺之处。“你希望我休息？”

她想后退，却意识到自己早已作出让他有机可乘的决定。

她的背正结实的靠在石壁上，眼看着他那不怀好意的接近，她却没有任何退路可退。

“你、你想做什么？”她胆怯地问。

他咧笑，却反问：“你想我做什么？我又能做什么？”

“呃……呃……你不是要继续画画吗？”她尴尬地冲着他笑，有意无意地指着他背后孤孤单单、等着主人注意的洁净画布。

他一手朝她伸来，支在她脸侧的石壁上。

她的呼吸如同她的身子般被困住了，全身紧绷着。

他懒懒地开口：“你什么时候才要滚出我的地方？”

“不要说滚嘛，那么难听。只要你答应收我为徒，教我画画技巧，等我学成我自然会走路。”

她能隐约看见他水蓝色的眼眸闪了一下光亮，快得让她差点没看见。

他一手叉在腰上，姿势优雅地和她面对面，两人鼻尖都快碰在一起了……

他身上，有种狂野的气息，和他的外表真的很不相称。

他给人的感觉不该是孤独又狂野的，那满矛盾的。

她喘息不已，而他看着她脸上的红潮，和因缺氧不足所产生的迷蒙——他嘴角咧得更高。

这是因为他吗？因为他的接近，她才变得喘息不已，仿佛要喘不过气来一样？

阎罗尘为这突然的发现而乐不可支，脑中酝酿了不安好心的想法。

闻着馥郁馨香，他突然想品尝她的柔软，这是天生劣根性作祟！

他是瞧不起凡间女子，就像到现在，他仍看轻白柔涵一样。

但这并不表示，他不会和凡间女子来场“轰轰烈烈的性爱”。

他可以当作是场创世纪的结合； he 可以和上帝对抗，也可以顺着她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意旨一样和女人欢爱。

那没啥差别，而或许……她会因为他浪荡的恶意挑逗而适时打退堂鼓，这样他就不用再看见她，也可以恢复原来的安静——

阎罗尘扬起邪邪的讪笑，邪恶的让她打颤。

他的舌尖性感地舔舔唇瓣，光这个不着痕迹的举动就惹得她心跳加快、血液逆流。

她赶紧别过脸去不看他，可他似乎是故意和她作对般，硬是扳正她的脸，钳住她下颚，低头就封住她的唇。

“唔……”她摇头，手抵在他肩上想推开他。

他狂野的吻能够夺人呼吸，火热得让人无法再坚持抗拒，只能被动地任他带领。

殷红色的唇瓣，圆润可口，他轻咽她的唇瓣，一寸寸咬啮，一寸寸攻占——

她的抗拒由原先的剧烈到如今，她只能软弱地任他摆布，全身无力地瘫在他怀中，藉由他的扶持来稳住因激情而虚软下滑的身子。

支着石壁的手改为扶在她腰际，手伸进衣裳里慢慢往上摸索，在柔滑无瑕的肌肤上游走。

当冰冷遇上火热，所有一切都不一样了，就连日月都能在同一时刻出现。

他因激情而火热发烫的大手，在她因紧张而冰凉的肌肤上游走，拇指腹以画圆方式抚着柔软的身子。

而他的吻延续到颈边，在她细致的颈边吸吮，疼得她又想抗拒，但总是无疾而终。

他掌握住她的激情、控制她的反抗、左右她的意志，他就是有这能力。

当他的手指摸到了在柔软胸脯上挺立的蓓蕾时，他震惊不已。

她竟然没有穿内衣！

继而他的吻来到山峰间，手则用力扯开她的衣服，扣子顿时跳散在洞穴四周，而柔软玉峰就此呈现在他眼前；而她眼睛迷蒙、呼吸急遽，显然已经被他逗弄得不能自己。

他咧出邪佻的笑，低头以舌玩弄她的尖挺，然后没有意外地听见她倒抽口气的喘息声。

这两颗樱桃是他所渴望的，于是他啃咬、吸吮、逗弄，恣意要让她无所适从、让她无法控制自己，然后只能崩溃、哀求——

她早就崩溃了，双手支在他肩上，身子因他的挑逗而往后仰。

这举动让他更能品尝她的柔软——

“不……”她竟然……无法控制自己……

她究竟是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而无法自拔，还是为了说服他收她为徒而做出的牺牲？她完全不清楚。

他蹲下身，一路褪去她的衣物，让她美丽的双腿架在他肩上。

她觉得这个动作好……好令人感到羞赧！

她扶住他的头，遮住他双眼，但却止不住他一再深入的动作。

凭着本能，他一点一滴地品味她的馨香和蜜意。

她猛烈倒抽口气，惊声抗拒。“不——”

容纤纤忍受不住地直想往后退，双手不停地抗拒阎罗尘的侵略。

阎罗尘停止一切动作，魔佞地斜瞅着她，将她的狼狈、虚弱尽收眼底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可以……”她推开他，虚弱地跌在地上，抓起被脱尽的衣裳遮身。

“你没有抗拒。”

“我……我有！”她怒瞪着他。

他站起身拢拢身上微皱的衣服，转身拿起画刀。

“显然你的抗拒不够坚定。”

“我——”她被他堵得没话说。

她是抗拒的不够坚定，才会任由他做出那么亲密的举动来……喔天，他们刚刚……他们刚刚差点就做了！

容纤纤头疼的掩面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
“你再懊悔也没用，孤男寡女待在同一个地方会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很高，如果不想刚刚那种情形再发生，我劝你还是离开的好。”

他在画布上涂上一层淡淡浅浅的绿色，然后又让画刀在色盘上刮起鹅黄色。

她知道了！她知道刚刚的一切都是他故意的，他故意做出这场挑逗戏，目的是想让她知难而退、让她离开。

卑鄙小人！

容纤纤将身上的衣物快速穿回，挣扎地站起身。

“你好卑鄙！用这种手段想吓退我，我才没那么胆小！”她退到洞穴往外面唯一的出口。

“我……我死都不会走的！”

阎罗尘由眼角眯见她迅速跑出去的身影，冰冷的嘴角形成了笑窝。

“很好，那么大家就走着瞧。”性感的嗓音说出了心中的决定。

天地变色，乌云盖顶，天空掉下倾盆的大雨。

容纤纤气喘吁吁地跑到湖边，抓着领口的手还在颤抖；她靠着树干滑跌地坐在地上。

她真是羞人！

竟然任他在她身上动手动脚、这里亲那里亲的，还……

容纤纤羞红着脸，抱着头不敢见人。

画灵了不起，就可以欺负她吗？

喔天，她的身体到现在都还能感受到他指尖所带来的魔力；还有他的亲吻，他竟然亲她那里！

Oh, MyGod!

雨水湿了她的衣裳，此刻的她全身都湿透，活脱脱就是一只落汤鸡，但冰冷的雨水却无法洗去她一身的火热……

容纤纤双手捂住发烫的脸颊。

仔细想想，当他的吻落下时，她的抗拒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他随便啄吻几下、舌尖探入她唇中，她就崩溃了。

她完全全被他的气势所征服，完全包容在他的狂野之中。
她根本摆脱不了他！
何况要他在她有力的包覆中挣扎，那根本是以卵击石。
就他给她的感觉来说，他的魅力是不容置疑的，他有出众的才能、他有男人想要的英俊、他有名有利。
可是对她来说，他吸引她不愿离去的原因，似乎已跳脱了原先学画的理由。
她的心说不定正悄悄地为他倾倒……
容纤纤瞪大眼睛暗叫。会吗？她会是喜欢上他了吗？
不，不不不，她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他？！她是来学画的，没错，来学画的！
容纤纤掬起冰凉的湖水，泼往脸上，藉着冰水来冻结脑中的胡思乱想，也藉以降低脸上的温度，让自己清醒点。
怎么可能！他那么冷、那么冰，似乎还很瞧不起她，她怎可能还自甘堕落的喜欢上他？她又不是有被虐狂。
有种魔魅的声音突然在林子里响起，容纤纤一时被吓到了。
她抚着手臂，原本就被雨淋湿而寒意袭身，现在又出现这种声音，救她全身都毛起来了！
魔魅的声音渐渐的由远移近，就像环绕在她近身处一样。
她踉跄地站起身，根本没胆去查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，她没命地往回奔，奔出这片林子，冲进帐棚里，抖着手赶紧将拉链拉上，也不管身上有多湿，连忙躲进睡袋里。
蒙着头，她全身抖个不停。
这是什么声音？
魔魅的声音突然狂叫了几声后，瞬间便停止。
虽然声音停止了，但她可不愿出来，仍然躲在睡袋里，直到困了，睡着……

原来，魔魅的声音是从山洞里传出来的；如果再往里头走进，刺耳的声音就更清楚。
阎罗尘拿着画刀，抱胸睥睨。“拜托，别再拉了。”
阎罗炙的下颚顶着小提琴，右手上下滑动，弓弦摩擦发出了如杀猪般的音符。
“不行，我要试看看能不能拉出破锣般的声音。”阎罗炙闭上眼，似乎很陶醉。
但阎罗尘可不这么想，他眉头蹙紧。“炙，你再拉下去，所有生物就都死光光了。”
阎罗炙突然停下，睁开眼道：“对喔，我怎么没想到。”
于是，一场“惊天地、泣鬼神”的演奏就此结束。阎罗尘吁了口气，转身将手中的画刀放在色盘上。
“你究竟要干嘛？”
阎罗炙耸耸肩。“只是发觉你这几天心不在焉的，所以就来看看啰。”
听炙的口气，似乎掺杂了些许玩味儿……
“就只有这样？”
阎罗炙发笑。“那你还想怎样？”
“我以为你是想问问我门前那顶帐棚是怎么回事、想问问那女的是谁？”
“我是想问啊，但是我更想等着你自己招认。”
“没有什么好招认的。”他抱胸靠着石壁而立。
“别这样，是你跟我说你对凡间女子没兴趣的，可是现在又让我发现在你家有女人的存在——”
阎罗尘连忙打断他的话。
“嘿，她可不是在我家。没我的允许，没有女人可以进我家半步。”
“但是她在你家门前搭帐棚，这可是事实了吧？”
阎罗尘这下没话说。
“嘿，那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她的身份？我好奇得很。”
“有什么好解释的，是她自己跑来的。”
“又不是什么野狗野猫会自己跑来，她是女人耶，一个活生生的女人，难道你做了什么事，还是你勾摄住她的灵魂了，所以她的双脚自动往你这儿走？”
阎罗尘用大半的眼白盯着阎罗炙。“你说完了没？我是这么卑鄙的人吗？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凡间女子，做什么还勾她的魂、引她来自找麻烦。”

“呵呵，那可不一定喔，你又不是人，你是没有形体的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怎样的。”

“炙，你这身臭皮囊在痒、在发臭是吗？是不是想换具更臭的躯体？”

阎罗炙将手中的小提琴收进琴盒里，喀的一声锁上。

“不用了，这具我还用得很习惯，而且都已经用了几百年了，我是很有感情的，对旧的东西尤其眷恋。”

“那你就别再问下去，反正我和她没什么关系，她的命还久得很。”

阎罗炙悻悻然道：

“喔，不过你别忘了，阿尔妮亚很喜欢你，父亲好像也想将你和她凑在一起。”

阎罗尘眯起危险瞳孔，压低了声音问：“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？”

“我还敢做什么，是阿尔妮亚她自己要喜欢你的，关我底事。”

“不干你底事吗？”

一想到阿尔妮亚，阎罗尘就像背上生了疮一样，莫可奈何。

“我从大殿离开时，阿尔妮亚刚好跑来找父亲，言谈之间似乎都在说你的事，看她一副幸福的模样，我还以为你真的好事近了。”

“谁好事近了！”

阎罗尘来回踱步。他不相信父亲会要他和阿尔妮亚在一起，纵使父亲对阿尔妮亚十分满意，纵使阿尔妮亚是父亲破天荒收下的干女儿，也不会问都不问过他一声就想推给他吧？

阎罗炙耸耸肩。“我哪知道，不过他们的话题一直绕着你转就是了，我是特地来警告你的。”

没想到却被他看见那名凡间女子。阎罗炙在心里偷笑。

一向冷静的阎罗尘差点就要发火了，他赶紧冷静下来。

不对，和阿尔妮亚相处的时间也不算长，她哪来那么多话题好聊？

“炙，该不会是你胡乱诌的吧？”

“拜托，套句凡间人常说的：我哪来那么多美国时间管你。”

“反正我警告你，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在父亲面前扮嘴碎，否则我一定要你好看！”

阎罗尘拿起画刀，继续作画。“我可不像冽一样，什么都不在乎。”

阎罗炙暗自嘟哝：“我也知道。”

不过他现在最好奇的就是外头那女人，她究竟什么来头，能够那么厚脸皮地跑来，尘甚至还暗许她在他屋外搭棚。

尘不是最讨厌人的吗？否则他干嘛选这偏僻地方，离群索居。

可疑、可疑！

“哈啾！”

容纤纤揉揉鼻子，手揪紧衣口。“奇怪，怎么突然间变得有点冷？哈啾！”

她还记得昨天被那怪声音吓得躲到睡袋里去，然后……她竟然就睡着了。

湿了一身的衣服没换就算了，还将睡袋搞得湿答答，会不会因为这样，所以她就感冒了？

容纤纤迷蒙地摸摸额头。

没有发烧啊？那就是天气真的变冷啰？

“哈啾！”容纤纤大力的吸吸鼻子，手还稚气地揉揉鼻子。

什么鬼天气啊！一下子热、一下子冷。

她走到湖边去准备梳洗一番。

蹲下身去，看着湖面上倒映的自己，她的头开始产生晕眩感，感觉眼睛就像里黑白球一样不停旋转……旋转……旋……

砰的一声！她不省人事的昏倒在湖边，又惹得一身湿了。

“好热……”热！她翻过身去，以背对着热源，可是当背也被烤得发烫了，她又翻过身来。“好热……”

她半睁着眼，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烤得她这么热，只见一团黄红的火焰就在她眼前，她被吓醒，眼睛眨了数下才确定她竟睡在一团火的前面。

她第一个反应是大叫：

“失火了！”

等到她看清楚那团火发自何处，心情才稍稍平抚。

奇怪？这里是……容纤纤环顾一下四周，差点又大叫。

他肯让她进来这儿？！她惊讶不已。

屋里的壁炉正燃着火，而她则躺在屋里唯一柔软的地方——一座沙发上身上仅盖了一条薄被。

四周让她比较能够确定这是哪儿的，不外乎是那些背对着她、靠在墙上的画板。

她看了眼茶几，上头有一杯开水，突然间口干舌燥了起来，她拿起杯子仰头喝尽。

就像初饮甘露般，她满足地哈了口气。

一阵冷风朝她吹了过来，她抓紧被子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竟然……光溜溜的！

“啊——”

“你这个白痴！”

她连忙住口，瞪大眼睛看着阎罗尘。“你你你你居然扒了我的衣服！你……你有没有……我们有没有……”

“你这个白痴！”一身黑衣的阎罗尘在茶几上坐下，修长的腿就摆在她眼前，害得她眼睛不由自主的就会想飘向“那个地方”。

她赶紧抬起头。“我的衣服呢？”

“你这个白痴！一身的衣服都湿了还穿在身上，难怪你会感冒。”

“哪有！我换过衣服了！”骗人！一定是他另有所图。

阎罗尘挑眉露出危险的笑容。

“那么你是说我骗你了？故意扒了你的衣服？”

容纤纤全身寒毛竖起，连忙往沙发里面缩。

“没，我没这么说。”

她害怕死他现在这种笑容了，在山洞里，所有一切的开始都起源于他这种暧昧又危险、掺杂了怒意的笑容，她才会被他调戏。

“那么你究竟认为自己的衣服是湿的还是干的？”该死的女人！

“干……湿……湿的……”她原本想诚实回答的，但最后还是屈服于他吓死人的恐吓。

“那很好……”阎罗尘点头，然后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白痴！你要寻死就别死在我附近！到头来没死成，还要连累别人！”

看着阎罗尘额际蹦跳的青筋，容纤纤笑得很难看。

“我哪有寻死，我……”

“你没有？”他眯起眼睛。“那么请问你倒在湖边是什么意思？戏水戏得太过兴奋而休克吗？”

她愣了一下。他怎么忽然变得这么火大？

从见到他开始，他给她的感觉一向是冷冰冰的，不爱说话，老是以眼角眯人、以鼻孔对着她，一副唯我独尊的狂傲样。

现在，怎么都不一样了？

“你发呆啊！”

她美丽的肌肤被火焰照得红通通，还闪闪发着亮光，看起来柔软极了。

意外发现自己沉迷于她的美丽，阎罗尘连忙移开视线，摊开手，几颗白色药丸就包在他手心中。

“把药吃了。”

看见那几颗药，容纤纤感动死了。

从来就没人在她生病的时候照顾她，她总是自个儿来，如今冷傲的他居然特地拿来几颗药给她。

容纤纤吸吸鼻子。“你特地帮我拿药？”

被她这一问，他倒尴尬不已。“不是特地帮你拿的，我只是不想你病死在我门前，污染我这里的住家环境。”

就算他这么解释，终究还是为了她不是吗？容纤纤心里想。

她接过那几颗药丸，一口气倒进嘴里，却忘了茶几上的水被她喝个精光，她苦着脸不知该将药干干的吞下，还是央求他再替自己倒杯水来。

阎罗尘皱起眉头看着她，然后意识到她没有和水吃药，于是连忙找寻刚刚摆在茶几上的水

杯。

他冷着脸将杯子拿在手上。“你把水喝了？”

她点头。

他脸色又难看了，什么也没说的又去倒了杯水，然后递给她吃药。

好不容易喝了水将苦苦的药吞下，她这才松口气。“吁——”

“你再生活得这么白痴没关系，早晚你会英年早逝，一个花样年华的生命就被你自己玩死了。”

她嘟嘴。“干什么说得这么难听，我又不是故意将那杯水喝掉的。”放在她面前不就是要给她喝的吗？

“明明知道水喝掉了，还一古脑儿的将药往嘴里塞。”

“那药是你的好意耶。”话一出口，她连忙住嘴，眼睛睁得好大。他没听见吧？

他装作没听见一样，冰冰冷冷的警告她。

“如果你再这么白痴，下次病死在我门前，我连埋尸体的念头都不会有，直接把你丢到那片密林里喂野兽！”

“太没爱心了吧，你那样做会污染环境耶。”被他骂，她还开心的很。

“把你丢在林子里喂野兽，我还怕它们吃了以后会变得跟你一样白痴！”

“你怎么开口一句白痴、闭口一句白痴！”她噤声道。“我真有这么白痴吗？”

没有吧？她那么聪明……

他叹口气。

自己到底是怎么了？他从来没发过火，也从来没动过什么情绪，他的心一向很平静的呀。

怎么一遇上她，他的自制就全消失了？

一定是她擅自闯入他的生活，他才会变得这么反常！

“你什么时候才要离开？”

终于要正视这问题了吗？容纤纤咧嘴贼贼的笑。

“等你愿意收我为徒啊。”她拉起下滑的被子，盖住肩头，全身上下只剩一颗头露在外面，样子显得美丽而稚气，就像是天使与恶魔的综合。

“你死了这条心，我不收人为徒。”

他站起身，双手叉在腰上，英姿绰绰，壮硕但不肌肉的体格让她不敢直视，怕自己会当着他的面流口水。

“别这样！”她拉住他的手，抬起头哀求，自己似乎也都没发现这小小的动作。“你不将画技教给我，难道你要留着它们到老死，当‘陪葬品’吗？”

“说了不教就不教，难道我不能任意处理自己的技术吗？我就是要它们陪葬，不行吗？”

“不是不行，只是你的画那么受欢迎，一定有你的过人之处。而我，从学画到现在，最欠缺的就是在画里融入自我风格和想法。你也看过我的画了，连你都觉得我‘模仿’得很像，你甚至还不准我在你面前拿画笔，但我想学画，我想画一手好画！”

“你究竟找我学画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受欢迎？”他狂肆地瞅紧她。

“我只是想学画而已！”她大声澄清。

“这世界多的是比我好的画者能教你作画，你跑到深山野岭就只为了‘学画’？你无需怪我持疑。”

“要怎样做，你才会相信我学画的诚意，”她急切地询问。

看着她无瑕端正的容貌，他的视线从她精致的五官、长睫柳眉、挺鼻绛唇，顺着她小巧的鹅形脸蛋、细得仿佛一紧握就会被折断的颈子而下，再移到带着深色沟影的双峰之间。

她如莲般的玉指抓紧薄被挡在前面，但柔软的蛇腰、香味宜人的娇躯却仍能看得清楚，乌黑秀发如瀑倾泻……

他突然扬起有趣的神情，双手抱胸俯视着她。

“把你自己献给我。”

娇小的身影猛往沙发里缩，容纤纤揪紧手中的薄被。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他邪魅的玩味笑容漾在脸上。“你听得很清楚了，如果要我教你画画，你就得付出些什么，而我要的就是你。”

他水蓝色的瞳孔变得深沉，仿佛想将她看穿般，直视着她不放。

她尴尬地笑。“你在开玩笑，对吧？”

他突然收起笑容，面无表情道：“你看我的样子像在说笑吗？”

“不会……你不会是认真的……”

她倏然意识到自己身上片缕不着，只除了被子可以遮身，顿时觉得自己处境异常危险。

她又把被子往上拉了几寸，直到遮在下巴下。

在她只注意到自己身上单薄的被子时，他已倾身往前靠，一手撑在沙发椅背上，一手勾起她下颚，拇指狂肆地抚过她莹莹饱满的唇瓣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一向不开玩笑。”

他声音性感的像在勾引她，她觉得全身都快酥了，而且还抖个不停，不知是害怕还是受不了他的性感。

朱唇微启，洁白编贝的皓齿隐身在红莹唇瓣之后，他低头含住她小小的嘴儿，以舌轻舔她的唇畔，挑逗似地勾勒着她的唇型，在她的叹息轻呼中，占领了她的骄傲，将灵舌探入她嘴中。

交错舌尖在毫无空隙的唇齿间移动，交换彼此唇内的香味，他轻啗她的唇，大口呼吸着她的味道。

“怎样？”带着狂妄的气质，他离开她一丝丝距离问。

经过刚刚的吮吻，他胸膛仍旧平静得很，丝毫看不出才经历过一场激烈的吻战；而她，就没这么好过了。

她狼狈的像跌进池水里，经过缺氧、然后获救，气息仍然很乱。

如果答应了，她就能和他学画……和他学画一直是她的梦想，不是吗？

可是，她却又不想这么做。

如果答应了他，那她又算什么？美其名是拜他为师，实际上呢？她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换来的……

“没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
“就这一个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”

他只是想将她打发，没别的……没别的……

今天有客上门，阎罗尘带着客人进入山洞之中，让她坐在石头上，侧着身、双手交叠摆在膝上。

他拿出画刀，先比了几画之后便开始下笔作画，当画完成的部分越多，那女人的精神就越不济。

最后，在他落下的落款之后，那女人终于毫无气息地端坐在石头上，双眼紧闭。

“尘归尘、土归土。”阎罗尘完成最后的动作，后将画像收好，便离开了山洞。

走出山洞，抬头看了一眼高挂天空的烈日……

刷刷刷、刷刷刷——

他找寻这声音的来源，但四周却只有他一个人，他蹙紧眉头往屋子走。

刷刷刷、刷刷刷——

他肯定听到某种声音了。

阎罗尘转过身，严厉地搜寻四周。

奇怪的是，四周除了风引起的树影幢幢、高到腰际的野草外，找不到任何能发出声音的生物。

他环顾了有十几分钟之久，当他很专注的想去注意听那声音时，怪声音就会停止；当他转身要进屋里去时，怪声音又开始了。

他被搞得很烦，决心不去找寻声音的来源，转身进屋，将所有怒气发泄在门上，砰的一声用脚踹上门。

“哈啾！”容纤纤揉揉鼻子。

感冒一定还没好，否则她怎么还一直打喷嚏。

她握紧手中的炭笔，黑色的线条在纯白的画纸上飞舞，一笔一画。

拿直画本，她画得很开心，嘴一直是以上扬的弧度漾在脸上。

虽然他曾警告她不准她再拿画笔和画本，但他的警告只局限于在他面前。

她现在躲在树上，总不是在他面前了吧？这样她就可以画画了，否则要她不画画，除了绘画技巧会生疏外，她也会觉得很无聊。

而他竟然还提出那种交换条件，当她是什么！她会为了学画就出卖自己吗？容纤纤不满地嘟着嘴。

不正式拜他为师，她还是可以学到他的画画技巧不是吗？只要她躲在暗处偷看，照样把他的笔法学到手。

完成了一幅画，她望着上头的画像发呆，一脸羞怯。

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他好帅喔！

容纤纤只感受到心怦怦跳，体温也渐渐升高。

才光看他的画像，她就已经着迷成这样，实在难以想像如果被抱在怀中，她不知会如何？肯定会休克晕倒在他怀里。

在昨天之前，容纤纤可能还会听他的话，不拿画笔；但此刻，在他提出那样“不合理”的条件后，她反而不再遵从他下达的命令。

她不只又开始画画，而且还是以学习他的笔法下去画，一整本画本里已用掉四分之一，画的全部都是他，以他的画法来画他。

容纤纤可以想见如果阎罗炙看到了，一定会跳脚兼吐血。

“哈啾！”她又打了个喷嚏，头晕眩了下。

看来得去看个医生了，否则再这么下去，她可能会病死在这儿。

或许如他所说的，如果她病死在他门前，他会直接把她丢到林子里去喂野兽。

真是没爱心！

容纤纤跳下树梢，以优雅的完美落地姿势稳稳站在地上。

她将画本塞进衣服里，偷偷摸摸的想躲进帐棚……

“你就是容纤纤？”突然一个声音叫住她。

她挺直背脊，缓缓转过身，看见身后那靠着树干而立的人影，那人发尾轻轻飘着火红色，他同样也有对水蓝的眼眸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阎罗炙。”阎罗炙咧嘴冲着她笑。

“你……不可能是画灵的兄弟吧？”

她觉得自己的问题真白痴，看他和画灵一样有着如雕琢般的俊容、那身狂放的气质、一样水蓝透明的美眸，还有无人能学习的冷傲，他们不是兄弟是什么？

阎罗炙狂笑。“尘怎么没告诉我你这么白痴！”

容纤纤怒瞪着他。“你们兄弟是怎么回事，别随随便便开口闭口就骂别人白痴好不好！”还真是兄弟！

阎罗炙扶着腰仍然笑个不停。“你的意思是，尘也说你很白痴？”

“够了吧！”

“OK……咳咳……”他忍住笑，清清喉咙。“我不说你是白痴，这样可以了吧？”

她翻白眼。有没有搞错？

“你要找画灵啊，他在里头，自己进去找他。”她不感兴趣地指指背后。

“你们都这么称呼他吗？画灵……”阎罗炙又是仰头大笑。

“全世界的人都这么称呼他，你这做兄弟的不知道吗？那你们还算什么兄弟啊。”容纤纤不客气地顶了回去，阎罗炙马上收起笑脸，仔细打量眼前嘴巴尖酸的她。

“你讲话也很不客气嘛，和尘学的？”看来也只有尘那家伙才有带坏别人的本领。

“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你猜我是和谁学的？”

“OK，那不用再想了，肯定是尘那家伙，只有他有这本事可以带坏别人。”

肚子上鼓着一个厚厚硬硬的画本在那儿，挺不舒服的，她还是不要和他多聊才好。

“你要找他的话，他就在那里，我没闲时间理你。”她转身就要往帐棚里钻。

“等等！”阎罗炙想都没想就伸手，一把拉住她颈后的领子，她往后弹了下，手跟着一松，画本便顺势掉了下来。

“你放开我！”她气急败坏地反身打他的手。

瞥见地上八开的深蓝色画本，阎罗炙挑挑眉讪笑地蹲下身去，捡起那本画本。

“你放开我！”

阎罗炙的手没放开，仍旧揪着容纤纤的衣领，然后一手开始翻阅她的画本。每翻一张，他挑眉的动作就越大，到最后笑得竟连纯白色的牙齿都露了出来。

“这些都是你画的？”

像是秘密被发现一样，容纤纤脸红得像颗成熟的蕃茄。

“谁让你随便翻人家的东西！”她气得想咬松他的手。“还不放开你的手！”

“画得还蛮好的，至少尘那种唯我独尊的高傲神韵全都掌握到了。”

容纤纤一听，原本生气的怒容收了起来，随即谄媚的笑。

“真的？！”意思是她的画法有进步啰？

阎罗炙不解地看着她。“你那么兴奋做什么？”

“你真的觉得我画得不错，把画灵的神韵都掌握到了？”

“我说不错就不错，你怎么这么烦！”

“放手啦！”容纤纤生气的打掉他的手，抽回他手中的画本。“还我！”

“喂，你翻脸跟翻书一样！”

他们两个已经快吵起来了。

“没事少惹我！”

她瞪了他一眼，转身钻进帐棚里。

而阎罗炙则不甘示弱地手搭在帐棚的三角顶上，俯身往里看。

“乱七八糟，这叫闺房吗？”他嗤之以鼻。“我看倒像狗窝。”

容纤纤狠狠转过头，用力瞪着他。

“没人叫你来看！你走开啦！”她挥挥手，像挥苍蝇一样，想把他赶走。

“去！谁想看这么乱的垃圾场。”他不屑地站起身。

搞什么！什么叫垃圾场？！

容纤纤生气地大脚一伸，结实地踢在阎罗炙小腿肚上，顿时他哀号得像要死人一样，她却掩住嘴窃笑。

“该死！”

阎罗炙抱脚猛跳，脚上的痛疼得他眼睛猛眯，睁都睁不开，脸部表情更是凄厉。

“你们在做什么？！”阎罗尘被外头吵杂的声音气死，忿忿地走出来一探究竟。

“尘，你家门前养了一条免费替你看门的母狗，她还会咬人！”阎罗炙仍然抱着脚猛跳，可是却是跳离容纤纤能触及的范围。

“谁是母狗了？”

阎罗炙对着她扮鬼脸。

“我说了是你吗？你别对号入座好不好？母、狗。”

“你！”

“你们有完没完！”阎罗尘如泰山般吼叫。好好的在里头做事，竟被他们吵得静不下心。

两人都停下拌嘴，纷纷不敢相信地看着他。

“尘，我从没见过你生过气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容纤纤也讶异不已。

阎罗尘双手抱胸，以眼角睨睨两人，用冷冰冰的脸对着他们。

“你们吵完了吗？”该死，他已经想宰人了！

“吵、吵完了……”容纤纤嗫嚅道，眼睛根本不敢看他。

吓死人了！原来他还是有属于艺术家的脾气嘛。

“很好。一个给我闭上嘴做你自己的事，一个跟我进去。”阎罗尘对着两人暧昧不明地勾勾手指。

一向纯洁过了头的容纤纤则兴高采烈地喔了声，想钻出帐棚同阎罗尘进屋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阎罗尘眯起美丽的水蓝色眼瞳问。

“你不是要一个跟你进屋里去吗？”

阎罗尘朝着她讽刺的笑着。“那个人绝对不会是你。”

“怎么会！那天……”那天她生病，他不就让她进屋里去吗？还躺在他仅有的沙发上啊！

“哪天？”阎罗尘瞪她，害得容纤纤悻悻然地低下头。

“没有……”她又缩了回去，有些赌气地折起睡袋。

“炙，跟我进来。”

阎罗炙跟在阎罗尘后头，还不忘对着容纤纤扮鬼脸，气得她脸都涨红了，她也朝他吐舌，

双手捏起颧骨上的肉扮鬼脸。

“啦——”阎罗炙双手放在耳边挥了挥，嘴扬起，无声的说了句：“母狗。”

阎罗炙双手搭在沙发背上，双脚叠放在矮茶几上头。

“不错嘛，有只免费的母狗替你看门，这下子你不在时就不怕家里遭小偷了。”他又环顾一下四周。“不过我看你这里也没什么好偷的。”

阎罗尘睨了一眼阎罗炙，不能苟同他称呼容纤纤的那两个字。

阎罗炙拍拍沙发，顿时扬起不少灰尘。“你这里该收拾了。”

“你究竟有什么事？”三天两头往他这儿跑。

阎罗炙耸耸肩，一副无关紧要的模样。“没有，只是来告诉你，父亲要你回去一趟。”

“要我回去？”

“嗯，阿尔妮亚和父亲说已好久没见到你了，所以父亲派我来叫你回去一趟。”

“不可能，父亲不可能要我放下公事回去。”

不可能的，父亲不是最讨厌人家公私不分吗？

“现在对父亲来说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他都可以打破几百年的禁忌，让洌和白柔涵在一起了，你觉得光阿尔妮亚是父亲干女儿的身份，父亲有可能不答应、不叫你回去吗？”阎罗炙的声音里似乎透着点酸味……

阎罗尘只是默默思忖，不过阎罗炙倒出声了：“尘，如果你不想回去，我可以替你回去禀告父亲一声。”

阎罗尘抬起头看着阎罗炙。

“炙……你是不是不想我回去？”

阎罗炙别开脸，不想心事被看穿。

“没有啊，我是看你这么为难，好心替你解围而已。”

阎罗尘露出浅笑。“这样吗？那我就不回去了，麻烦你和父亲说一声。”

“好。”

阎罗尘听得出阎罗炙的声音里多了几分愉悦，他也不打算戳破。

“喔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不教外头那只母狗画画？”

“炙，别再叫她母狗了。”阎罗尘皱起眉头。

“她何止是只母狗，她还是只发情的疯狗。”

“发情？”

阎罗炙就此闭嘴。如果点破就不好玩了……

“没有啊，我随便说说的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哩。”

“你以为我们的能力是说传授就传授的吗？”

阎罗尘大手一扬，所有灰尘全卷在一块儿，然后落在房子角落，屋内恢复成像新的一样，干净无比。

“嗯，也对。”

阎罗炙不甘示弱地以拇指和食指弹了一下，瞬间壁炉里的火苗窜起，熊熊的燃烧。

“可是如果你单单只是传授她一点点绘画的技巧，那就无关紧要了吧？你并没有将你的能力传给她，只是教她怎么去画罢了。”

“教不教在我，你别管那么多，先管好你自己再说。”

阎罗尘走了几步便消失不见。

“用这招来逃避……”阎罗炙暗自低语。

容纤纤坐在湖边的草皮上，望着湖的对岸沉思。

她糟糕了！她一定是爱上他了，否则不会将他的神韵画得如此传神。

可是怎会呢？她什么时候爱上他的？她怎么想不明白。

容纤纤的思绪回到了山洞里两人的第一次碰触，虽然太过赤裸裸，但却是很真实的两人探索。

顿时，一幕幕令人脸红耳赤的画面在她脑子里一一浮现，她脸蛋发烫地捂着脸。

不会吧……就这样她就爱上他了？

他那时那么过分！没有经过她的允许就亲她还脱了她的衣服，吻她……最秘密的……

“喔——”她哀嚎，忽然间，她想到了。

一定是的！一定是她生病那天，他替她找了药来，细心地照顾生病中的她。

一定是的！她还记得那时她有多感动，因为从小就没人对她这么好过，他是唯一一个喂她吃药、生病时照顾她的男人。

想到那天，她整颗心不禁暖了起来，觉得好窝心。

容纤纤对着湖水傻笑。

“你在发呆？”

“嗯。”她不专心地答着，脑子里都是那天生病被他照顾的景象。

阎罗尘在她身边坐下，顺着她的视线望向湖水。“湖水有这么好沉迷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容纤纤。”

“嗯？”她痴痴的笑着。

“白痴？”看她这样，他都觉得想笑了……想笑？他竟然也会有这种属于人类的情绪反应？！

“嗯。”

阎罗尘二话不说，对准她的小嘴儿，印上舒舒服服的柔吻，这时她才反应过来，反射性地推开他。

显然她还处于震惊当中，他以拇指摩擦着她的唇畔。“白痴。”

她皱眉大叫：

“不准再这么叫我！”

“刚刚你可没这么抗拒过白痴这名词。”这世界越来越有趣了。

“我……我刚刚没有听清楚。”

“喔，我以为你是在发呆，所以根本不知道我来了多久，和你说过多少话了。”

“你有和我说话吗？”容纤纤瞪大了眼睛问。

阎罗尘被她逗得大声呵笑，她眼睛瞪得更大。

他……他竟然在大笑？！多稀奇啊！还以为他根本就不懂得真正的笑，一天到晚只会用那种冷嘲热讽的笑容对人。

“显然我说了很多。”他清清喉咙道。“你究竟在想什么？”

很奇怪，现在碰到她，他倒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好，很自然的会想和她说说话，或许是习惯了，也或许是她真的太过白痴了，有别于一般人类的功利。

“你要不要教我画画？”她认真的问。

笑容隐没于俊脸后，他几乎是冷着脸对她。“你仍然不放弃要我收你为徒就是了？”

她沉重的点头。“那当然。”

冷笑又轻轻占领他的唇畔，他起身。“不教。”

然后离开湖边，走得远远的……

朱淑君支着下颚，和容纤纤坐在一家CoffeeShop里，她不断以指甲敲击桌面，似乎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你就这么跑回来了？”朱淑君终于忍不住的开口。

容纤纤用吸管吸着杯里的咖啡冰沙，大口大口的希望藉着冰的神奇力量来封闭脑袋。

“纤纤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朱淑君有点火大。

容纤纤似乎不想回答，她只是抹过玻璃杯上的水珠，水珠顺着痕迹滴到桌子上。

“纤纤，是你说要找他学画的，现在你又受不了挫折的跑回来，你究竟要怎么办？”她实在不解纤纤究竟在想些什么。

容纤纤终于回过神，她问：“什么怎么办？”

“你又休学，又受不了画灵的怪脾气跑回来，你打算接下来要怎么办？难道去找个短期的兼职打工，然后等到下个学期复学？”

容纤纤皱眉。“君，你在说什么啊？”

朱淑君完全被打败了，她无力的靠在椅背上。“OK，我投降。”

“你投什么降？现在有在打仗吗？”容纤纤斜睨了朱淑君一眼。“君，我告诉你，我离开那里只是暂时的，我还是会回去啊。”

“可是他收你为徒不是吗？而且态度那么坚决，你还回去做什么？”

“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的，我会不计一切、想尽办法让他收我为徒？”

朱淑君点点头。谁会忘了……“你有办法了？”

“其实他开给我一个条件，如果我答应了，他就会收我为徒。”

朱淑君双眼发亮，兴奋地问：“你真的让他想收你了是吗？是什么条件？”

容纤纤脸上红潮浮现，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开口。

朱淑君好奇地问：“到底是什么条件？很难说明吗？”

“呃，其实是……是……”天啊！这叫她如何说得出口。

“是什么？”朱淑君没耐性地再次追问。

容纤纤深吸口气朝朱淑君勾了勾手，然后附在她耳边道：“他要我。”

“他要你什么？”朱淑君有听没有懂。

容纤纤快被朱淑君的少根脑筋气死了，差点没跳脚，恨不得可以不要理她。

“就是要我嘛！”

“我知道他要你啊，可是你没说清楚，他到底要你做什么？”

容纤纤翻白眼，咬牙在朱淑君耳旁说：“他、要、我、献、身！”

朱淑君的呼吸差点哽到，她瞪大了眼睛，结结巴巴的想问清楚。

“你是说……他要你、要你……献、献身！”

朱淑君一吼，餐厅里的人全往她们这方向看，容纤纤羞愧的无地自容，然后耳边又听见一些窃窃私语，教她差点没气死！

“君，你不用吼这么大声，我也知道你听到了。”丢脸死了！都是君害的。

朱淑君愧疚地笑着。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太讶异了。”

“你那反应我一点也不觉得是因为讶异。”容纤纤没好气地说。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朱淑君的问话惹来容纤纤一顿更严厉的白眼。

“你以为我有这么随便吗？”枉费她们多年来的交情，她竟然如此误解她。

“可是是你自己说的，不计一切、想尽办法都要让他收你为徒，既然他都开出条件了，我想你应该是会答应的嘛。”朱淑君为自己辩解。

“君！”容纤纤气得大叫。

朱淑君捂住耳朵。“别叫那么大声！我又没说错！”

“我真该请你去耳科和脑科，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耳朵和脑子。”

“你究竟要不要告诉我，你是答应了还是没有？”她还是想知道结果如何。

“做‘那种事’需要两情相悦不是吗？要两个人相爱，才会完美，我怎么可能答应。”

容纤纤白了她一眼，继续低头吸取逐渐溶化的咖啡冰沙。

听容纤纤这么一说，朱淑君放心不少，她直拍胸口说：

“还好，我还以为你会做出什么蠢决定。”

容纤纤将嘴里那口冰沙吞下，冰冻得她的脑子几乎停摆，还有些刺痛，可能是她吞咽得太快了，脑子一下无法适应。

她拍拍头清醒一下脑子后又道：“可是君，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他耶。”

朱淑君差点就将咖啡给吐了出来。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“我说我好像有点喜欢他耶。”她又说。

“你不会吧？”朱淑君好奇地问。“难道他真的长得很帅？”

容纤纤红着脸猛点头。“真的很帅，而且很俊、很有个性。”只要他不戏弄她。容纤纤自己在心里还做了个但书。

“就因为这样，你就喜欢上人家了？”没这么简单吧？

“唔，不是。”她连忙摇头。“前几天我淋到雨，没有及时把湿衣服换下来就睡着，结果隔天就发烧了。我都不知道自己生病了，结果昏倒在湖边，醒来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他房子里，他还张罗感冒药给我吃。那时我好感动喔，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想我是被他折服了。”

“就因为他照顾你，你就喜欢上他？”朱淑君想了想。“也对啦，人在生病时是很脆弱、很容易乘虚而入的，也难怪你会喜欢他。不过你真的很确定吗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只是每当我拿画本和炭笔偷偷画他时，一看到画本上头他的画像，我的心

就会怦怦乱跳，你说这是不是喜欢啊？”

“很像。凭我多年来的经验所得，你真的很有可能是喜欢上他了。”

容纤纤握住朱淑君的手。“君，那你觉得我要不要向他表白？”

“你要那么快就跟他表白啊？”

“会很快吗？”她又考虑了。“要不然什么时候比较恰当？”

“纤纤，我问你喔，你觉得画灵他喜不喜欢你？”

容纤纤仔细一想。如果照画灵老是喜欢偷袭她、乱亲她来看，那应该就是他喜欢她了吧。

“应该是喜欢。”容纤纤还有些不肯定。

“你要确定啊，你先确定他喜不喜欢你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跟他表白，否则到时他若不喜欢你，你不就踢到铁板了。”真是笨！朱淑君撇撇嘴。

“喔，那我……我该怎么确定啊？”容纤纤的脸红了，她有些害羞。

“嗯——”朱淑君想了想。“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，问他觉得你怎么样，这些都可以。”

容纤纤觉得自己肯定开不了口。

“不好吧，我问不出口。”她捂着发烫的脸皮，娇羞不已。

“喔，不会吧？”朱淑君皱眉翻白眼。

“君，还有没有什么不需要开口的办法？”

“没有。”朱淑君断然否定。

容纤纤皱起眉头。那……该怎么办才能知道他是不是也喜欢她啊？

难道要离开就不该和他这做主人的讲一声吗？她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离开，那他算什么？！
阎罗尘将画笔用力扔往画板上，一撇极大的黑色线条瞬间画过画布，而一幅画就这么毁了。

就因为不肯收她为徒，她就放弃了？觉得不可能达到目的，所以还不如早早离开的好？
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如果不收她为徒，她是不会离开的！而现在呢？

该死！

该死、该死、该死！该死的容纤纤！

阎罗尘踢了画架一脚，画架往后移了数寸，有点不稳的摇了几下。

走走走！早点滚得好，省得他的情绪一碰上她就没辄，乱成一团。

她不在，他还乐得轻松，不用一天到晚躲着她画画，也不用怕身份被她发现。

滚、滚、滚！滚得越远越好！最好不要再回来！不要再让他看到她，否则一定把她轰出他的视线范围。

要走也不把他门前的帐棚撤掉，还留在那里做什么？当博物馆？还是告诉别人，她到此一游过？该死的女人！

他生气的抓起画板，愤力的对准石头扔，顿时画板断成两截，他还不甘心脚用脚踹了几下画板。

“哇哇哇——”一声惊呼忽然响起，原来是阎罗炙来了。

阎罗炙一进山洞就看见一向冷静的阎罗尘在踹画板，他震惊的看着阎罗尘的动作。“你在做什么？吃错药了？”

阎罗尘瞪着阎罗炙。“今天别惹我，我不保证我今天的脾气很稳。”意思是，如果执意要惹他，那么后果自理。

“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是有脾气的。”阎罗炙在一旁的石头上坐下。

阎罗尘又踩了地上的画板几下。“该死！”

“喂！”阎罗炙赶紧拾起早已四分五裂的画板，看着上头数个脚印，他摇头皱眉。“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了？这是你的工具耶。”

“你别管我！”他伸手要抢过画板。

阎罗炙立即将画板藏起，不让盛怒中的阎罗尘抢去。

“我怎么能不管你，你今天太反常了，和你相处那么久，还不知道你的脾气有这么暴躁。”

“你不知道的事多着。”他伸手向他要画板。“把画板还我。”

“除非你保证不再糟蹋它，那我就还你。”

阎罗尘皱眉，神情十分不悦。“它都已经变成那副德性了，你还护着做什么？它已经没有用了！”

“是什么事让你如此暴躁？”阎罗炙很认真的问。这事可不寻常。

“没事。”他转过身去整理搁在一旁的画，将它们一一分类。

“不敢说就是有事。”他想，八成和容纤纤有关。

阎罗尘瞪了阎罗炙一眼。“不需要你多事。”

“我们是手足，怎么算是多事呢。”

“你今天没事做吗？”奇怪！炙怎么有时间跑来这？

“父亲放我一天假。”

阎罗尘讶异不已。“父亲放你一天假？”没搞错吧？

“对。我也知道你想问为什么。”

“我对你的事兴趣不大。”他又转身去继续忙着将画分类。

“可是，是和你的事有关耶。”阎罗炙有些兴味的说。

阎罗尘停下动作。“我的事和你放假又有什么关系了？”

“因为父亲放我一天假是让我带阿尔妮亚来找你。”阎罗炙露出看好戏的好笑。

阎罗尘微眯起细长的眼睛。“带她来做什么？我警告你最好别多事。”

“是父亲多事不是我，是父亲要我带阿尔妮亚来的，我又没法拒绝，所以就只好带她来啰。”他一脸无辜状。

“她人呢？”不是说阿尔妮亚已来到人间，怎么没见到她的人影？

“喔，她说要到山下去走走，过几天才会回来。”

“这里她根本不熟，你竟然就这样放着她不管？”

“反正把她丢了，父亲怪罪下来也不关我的事。”阎罗炙打算将所有的错归在阎罗尘身上。

“你真是有良心。”阎罗尘咬牙切齿，他明白阎罗炙的想法。

“反正她不会走丢的啦，她都那么大了，凡间她又不是不熟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你不会跟在她身边吗？”

闻言，阎罗炙移开视线，说了违心论：“我干嘛要跟着她？”

“不跟着她，等到她爱上一个凡间男人时，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阎罗炙的心房猛然一震，难看的笑着。

“哼，就算她喜欢上凡间男人也不关我的事。”他犹嘴硬地道。

“违心论。”阎罗尘啐道。

阎罗炙气闷道：“你先管好你自己吧，我刚刚进来时，没看到容纤纤在外头，她人呢？”说到容纤纤……

阎罗尘忿忿地转身走出山洞，阎罗炙跟在他身后。“喂，她呢？”

“跑了。”阎罗尘气愤地说。

“跑了？”阎罗炙不解。

走出山洞，看到那顶深蓝色的帐棚，阎罗尘气极了。

“没有毅力，说了不教她，隔天就跑掉了，连帐棚都不收！”他狠狠踢了帐棚一脚。

阎罗炙有点想笑，他暗示道：“我看她应该只是下山去走走，过没几天就回来了。”

他拿起帐棚角落的深蓝色八开画本，翻开里面指着上头的画道：“不过她画得倒不错，你为什么不将技巧传授给她？”

看着上头用黑色炭笔画的画，阎罗尘震惊不已，迟迟才从阎罗炙手中接过那本八开画本。

上头都是他！全部都是他！

他的每个动作、每个仰角、俯角……她竟然在画他！

而且画得这么传神，将他的气质、个性都融入画里……

一直以来，都是他在画别人，而他的身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张画纸上出现过。

现在看见自己的脸出现在白色画纸上，他只觉得心房像被揍了一下，闷了一下。“她竟然……竟然……”

阎罗炙笑笑。“我也很讶异，她竟然能将你的神韵捕捉得那么清楚，把你的傲气、冷绝全画进画里了。”他不得不佩服。“她确实是块画画的料。”

阎罗尘一张张翻阅，受到的震惊一次比一次高。

他竟然觉得自己在里头看到了……爱？！

不可能的！她怎么可能会爱上他？

可是……却又找不出任何不可能的理由。

他实在不确定她是否爱上他，或没有。

但是，当画者爱上一件物品之后，才有可能将那物品的神韵完全掌握住；如果没有爱上被画的物品，就不可能将被画物品的神韵完全融入画里。

这是绘画的基础。

不过，当然他是例外。

他是为了任务而作画，为了索魂而作画，是将被画者的灵魂完全吸进画布里，所以他画的人像能够和生人一样栩栩如生，就像是画有了灵魂一样。

阎罗尘一笑。他的画当然有灵魂了，因为被画者的灵魂就在他的画里。

阎罗炙挑眉看着阎罗尘。“你看得很着迷喔。”

像被捉到糗事一样，阎罗尘合上画本，清清喉咙道：

“你别来烦我，我自己的事我会处理。”

阎罗尘转身，看似平静地走进屋里。

阎罗炙则在外头掩嘴窃笑。

逯宗政抱着购物袋来到停车场，顺手将购物袋扔进后座，坐上驾驶座转动钥匙圈发动引擎，踩下油门将车驶离。

才刚要驶出停车场，就看到一个红色身影从他面前闪过，他还来不及踩煞车就撞上去了。

他紧张的下车查看，一旁的人群闻声也围了过来。

只见一个有着金色长发、穿着火红色衣服的女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

他连忙蹲下身去，小声探问：“小姐……小姐你没事吧？”

他不敢轻易移动她，只是轻轻检查女人的身体看有没有骨头被撞断了。

“小姐？”他试图唤起红衣女子的意识。

“嗯……”红衣女子终于呻吟了声。

“小姐你没事吧？”闻声，他急忙询问。

人群开始一句一句的要他将红衣女子送医。

“小姐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

逯宗政抱起红衣女子，将她安放在后座让她平躺着。

他赶紧发动引擎将车子开离停车场。“你忍着点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”

怎么会这么倒霉，连在停车场都能撞到人？

“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红衣女子开口道。

逯宗政从照后视镜往后看，见到红衣女子的花容月貌，他惊艳得无法言语。

红衣女子也看着照后视镜，然后上下摸着自己。“我哪里不对劲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他尴尬的收回视线。“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记得你这冒失鬼开车撞到我，撞得我好痛。”

“痛？你哪里痛？要不要紧？我看我还是赶紧送你去医院。”他踩重油门，车子飞也似地在道路上奔驰。

“我没事、我没事，你别开这么快。”

“不行，万一你是伤到内脏呢？还是去医院一趟比较安全。”

“不用了，你只要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她不能这么狼狈的回去，至少得把衣服上的灰尘污垢洗干净。

“你真的不要紧吗？”逯宗政怀疑的问。

“没事。”

逯宗政看着红衣女子，见她脸上除了惊吓外，似乎一切都还好。

“那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到我家去好了。”他提议。

“那好吧。”

车子很快就开到逯宗政的别墅，他将车停进车库。

“你家很大。”

“还好，还过得去。”他抱起购物袋，替她开了门。“这边走。”

带她进屋后，他让她在客房休息。

“饿吗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”

“吃东西？”什么是吃东西？红衣女子睁着无邪的眼神看着逯宗政。

“好啊。”她点点头。

等东西弄来了就知道是什么了。

逯宗政很快就拿来一碗热汤和一个三明治。

“可能不是很好吃，你将就点。”

红衣女子动也不动的看着那盘所谓的“东西”，似乎不想动手。

逯宗政失笑道：“你是怕我下毒吗？”他捏起一点三明治放进嘴里。“这样安心了吗？”然后他又舀起热汤，也喝了一口。

红衣女子恍然大悟，开心的依样拿起三明治吃。

“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要不要联络一下家人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家里的人知道我出来。”

红衣女子狼吞虎咽的将三明治吃完，然后开始喝汤。

逯宗政从头到尾都用一种爱慕的眼神看着她。“我叫逯宗政，你呢？”

一口汤含在嘴里，她咕嚕道：

“阿尔妮亚。”

“奇怪……跑哪儿去了……”

容纤纤仔细翻了一下背包，甚至将里头的东西全部倒出来，却仍然找不到她要的东西。

朱淑君刚进门就看到这样吓人的景象。

她的床竟然乱成一团不说，上头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像是护唇膏、防晒乳、揉成一团显然是用过的面纸、太阳眼镜、没盖盖子的原子笔、像面纸一样被揉成一团但上头显然记着一些电话、事情的小纸条……

“喂，你在搞破坏啊！”朱淑君将手中的杯子搁到桌子上，臀靠着桌沿站立。“你是嫌我这里还不够乱是不是？”

容纤纤一张脸揪紧，手伸进大背包里翻。

“怎么找不到……”她喃喃自语。

“你究竟在找什么，可不可以好心点告诉我？”

“找不到……”到底跑哪儿去了？“啊——”容纤纤已经找到快要崩溃。

朱淑君惊吓的连忙捂住她的嘴，在她耳边警告：

“我拜托你！这里不只我一个人住而已，别大叫。”她在床上坐下。

容纤纤拉下朱淑君的手。“我找不到！”她已经气到快在床上踢脚了。

“你到底在找什么？”朱淑君觉得她到现在还没被她气死实在万幸，不过不知是不是她上辈子修的福不够，才会让她遇上她。“刚刚问了你那么多次，你甩都不用我。”

“我在找我的画本。”容纤纤终于揭开谜底。

“画本？”朱淑君睥了眼床上那堆“杂物”。“这里哪有你说的画本……”她随便翻了一下。“没有啊。你的画本长得什么样？”

“八开、深蓝色……就是我们那天去娃娃屋吃饭时，在对面书店买的那本。”容纤纤见朱淑君皱眉思索，她又接着道：“上头画了一朵水彩绘的黄色雏菊，你还说很难看的那本啊……”

朱淑君皱紧的眉头松了开来。“喔，你说那本看起来像是一坨烂屎上插了朵黄花的那本啊！”

“君！”容纤纤抗议。

朱淑君特意转移话题，她看了眼床上，又翻开容纤纤那只已经空空如也的大背包。“都没有啊。”

“我知道都没有啊，所以我才叫找不到嘛！”容纤纤又气又急！

“你里面是画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吗？否则你那么急干嘛？”

朱淑君这么一说，容纤纤马上脸红，摆明了不打自招，朱淑君贼贼的看着她。

“你这样看我干嘛？”

朱淑君掐住容纤纤的脖子。“快！老实招来，你里头画的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没……也没有，就是画灵嘛。”真是羞愧！

朱淑君瞪大了眼睛。“画灵的裸体画？哇！你好大胆喔！是他让你画的吗？你们在哪里画的？在他家？浴室还是卧房？还是在客厅、厨房？快点！老实招来我就不对你用刑！”

“君——”容纤纤的脸红得像关公，她拨掉朱淑君的手。“你在说什么啊！”

“我在说你那本画本啊！你不是找得很急吗？里头不是画了画灵的裸体画？”朱淑君一副口水快滴下来的傻样。“他体格怎么样？壮不壮、好不好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哪时跟你说我画了他的裸体画？”

“你不是说你画本里画的是他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既然是不可告人的东西，那就是裸体画了嘛。”朱淑君自以为是地说。

容纤纤指着朱淑君的头调侃道：

“君，你的思想好龌龊！”

“谁龌龊了？我看是你吧！画人家的裸体画，你也不怕长针眼。”

容纤纤挫败地翻白眼。

“拜托！我没有画他的裸体画好不好！”

朱淑君震住了，嗫嚅道：“没有？”

“没、有！”容纤纤狠狠地瞪她。拜托！把她瞧得这么下流！

“那你那么急着找画本做什么？又没有什么价值。”朱淑君兴趣缺缺的走到桌边，端起水杯喝水。

“什么没有价值，那是我的心血结晶耶！”她花了多少心思去观察他，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然后用画记录下来。

而且她那么认真的去画，好不容易绘画技巧有进步，怎会没价值呢？

“就只是画他而已嘛，再去买一本新的画本，重画一次就好啦。”

“你觉得灵感这种东西可以重来的吗？而且那些画我花了好多心血才画成，画画终于有进步，我好不容易才满意自己的作品耶！”容纤纤气得都快大吼了。“你居然要我重画！”

“OK、OK，别气成这样好不好？”朱淑君叹了口气。“你会不会是掉在他家了？”

容纤纤忽然领悟。“对啊！我怎么没想到？我有可能是掉在帐棚里了。”她连忙将床上的东西胡乱塞进大背包里。

朱淑君打断容纤纤。“等……等等……”

“干嘛？我要赶快回去找找。”

“等等，你说……帐棚？”朱淑君挑眉兴味地睨着她。

“对啊。”容纤纤这下倒表现得很无邪天真。

朱淑君皱眉。“他真的家徒四壁，连个空房间都没有？”

“他屋子里除了一个壁炉、一座沙发和一个矮桌外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他可是世界知名的画家耶！”朱淑君快崩溃了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他应该是有钱得躺在床上吃喝不用工作都可以过三辈子，怎么会住得那么简陋？”朱淑君无法理解。

“谁说赚很多钱的人就一定要住金屋、银屋？而且就算他家有空的房间，我也不能住，因为他禁止我踏进他家门一步。”

“他欺人太甚嘛！”

“我倒觉得那是他的个性所趋，因为他说他不收人为徒。”

“结果你还真的乖乖睡帐棚？”朱淑君又翻白眼了。“我真是败给你了！”

“睡帐棚也没有不好啊，至少有睡袋保暖。”

“是哟，有睡袋保暖。那我请问你，你的感冒哪儿来的？既然有睡袋保暖怎么还会感冒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一时语塞。

“怎么样？答不出来了吧。”

“君！”

“纤纤，我告诉你，对付像他那样的人，他硬，你就要比他更硬，否则他是不会甩你的。”

是吗？如果他不用她，那为什么老喜欢吻她，还吻得不亦乐乎？

“你这方法有效吗？”可不要有什么反效果才好。

“你试试看就知道啰。”

“你要我当试验品？我才不干！”

“那我问你，你究竟要睡多久的睡袋，才会令他的坚持崩溃，收你为徒？”

这她倒没想过。

“你没想过吧。”朱淑君一脸“我就知道”的神情。

“反正等久了，他会看到我的诚意，自然会收我为徒的。”容纤纤信誓旦旦道。

朱淑君倒是对她的信心嗤之以鼻。“那你慢慢等好了，等到有天你老了，他还是不可能收你为徒的，如果依照他的怪脾气来看的话。”

“别泼我冷水！”

“好啊，那你让他收你为徒，用事实堵我的嘴啰。”

容纤纤斜瞪朱淑君，还对她扮了鬼脸。

“啦——”朱淑君倒是轻松愉快哼起旋律来。

“喂，你参展的画怎么样？通过初审了没？”

“过了，就等复审了。”

“你这次再不过就没机会了。”

朱淑君打了一下容纤纤的头，疼得她哎哎叫。“你干嘛？”

“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？”

“我关心你嘛！”她摸摸被敲的地方。痛死了！

“我知道啦！你别增加我的压力，我会更有信心点。”朱淑君双手环胸。

“同样，你也别在我面前增加我的压力，我自然会想办法让他收我为徒。”

“OK，不提就不提。”她看了眼桌上的闹钟。“我该去打工了，你也回去找你的画本吧。”

“对喔！”

容纤纤一回去马上在帐棚里里外外乱找一通，但就算翻遍了也找不到她的画本，她急得快哭了。

那是她的心血，是她偷偷摸摸才画的，她好满意那些画，如果不见了……容纤纤跌坐在帐棚口，一双美腿包裹在牛仔裤底下，修长地伸在外面。

究竟是丢到哪儿去了？

她意兴阑珊的翻翻搁在帐棚旁侧的杂物。

一道黑影突然遮住了她头顶上的阳光，她抬头一看，正是一脸冰冷的阎罗尘。

阎罗尘双手抱胸，脸上虽然面无表情，但感觉好冰冷，一双浓黑剑眉微微倒竖。“你还回来做什么？”

容纤纤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她回来做什么？她本来就要回来的啊。

瞧她一脸无害，想骗人吗？“把帐棚收一收，马上离开我的地方！我不想再看到你！”

容纤纤一听震惊不已，想都没想就拉住他裤管，仰着头看他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赶我走？”她又没做错事！

“你不知道自己早就是不速之客吗？你不晓得我老早以前就已经在赶你走了吗？”他露出讥笑。“是你厚着脸皮硬要在我房子前面搭帐棚。”

“骗人！”她含着泪大叫。

“我从不骗人，你最好立刻离开我的私人产业。”

“你骗人！”她嘟着嘴，眼眶又含着泪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“这阵子我们相处得那么愉快，你骗人！”

阎罗尘冷血道：“等我请警察来赶人时，你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。”

一颗眼泪滴了下来，阎罗尘的心头竟然一震，他双手握拳，克制这种心头上的反应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赶我走？我们之前不是相处得挺愉快吗？”

他别过脸去看着远方，避开她惹人怜的面容。“谁和你相处愉快了？”

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啊，否则我不走！”她狠下心来，打定主意不离开。

“你最好马上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

他扭身转头就走，走进密林小径，消失在翠绿的林子里。

“为什么？我又没做错事！”

她不死心的追了上去——

走进山洞里的阎罗尘，一双剑眉蹙得比先前还紧，他抓起画笔，胡乱在画布上作画，画下一条条紊乱的线条，到最后，他抓起一旁已呈灰白色的水杯，将里头的水泼洒在画布上。

五颜六色的颜料瞬间随着水的痕迹往下滑，整块画布已毁，他抓起画布狠狠地往地上丢，大脚还顺手补了那块画布几脚。

容纤纤喘吁吁地跟进来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，她讶异地问：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她蹲下身去捡起那块画板，上头原本白色的画布如今已沾满了难看的颜料和灰尘、他的脚印。

他怒不可遏的抓起她手臂，画板从她手中掉落。

他将她困在石壁间，两人的距离仅剩咫尺，他咬牙怒咆：“该死的全是你！全是你害的！”

都是她，否则他哪来的脾气？全怪她的不告而别！

她愣住了，吓得连唇都没合起，美眸瞪得好大。

在山洞里微弱光线的照射下，她美得如梦似幻；或者是他对她的感觉有变，才会觉得她如天仙般美丽。

自从看过她的画本后，他对她的感觉竟在一夕之间改变，不再厌恶她在他四周出现，反而是期待她的出现。

找不到她时，他原本已沉寂几百年的火爆脾气竟爆发出来，恨不得再看到她时好好的修理她一顿！

想来就来想走就走，她到底当他这儿是什么？难民收容所吗！

容纤纤只听得自己的心跳声和他暴跳如雷的怒吼。

她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害了什么？”

他只觉得自己会被她逼疯。

“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，你当我这里是什么？”

难道他是因为她没有和他说一声便下山去而气成这样？她心头竟有些喜滋滋地。

“你是因为我一声不响的就下山，而气成这样的吗？”这是不是表示，他已经习惯了身边有她的存在，是不是就表示，他有些在乎她？

他沉下脸。“没错！”

她惊喜地笑。“那是不是代表，你有点在乎我？”

他的脸更沉了，咬牙切齿回道：“你做梦了！”

她脸上的喜悦立即退去。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没告诉你一声就离开的。”原来，情况还是没有改变。

光是她发觉自己喜欢上他是没用的，他仍然是这么的讨厌她。

“现在再说什么都没用了。”他放开她时，竟觉得心头一阵失落。“请你马上离开我的视线，离开我的房子。”他转过身去捡起画板，像丢垃圾般将画板扔到角落去，又拿起一块干净的画板，摆在画架上。

“你别赶我走，我不会再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。”她拉着他背后的衣服。

他甩了一下背，甩掉她的手，走到一旁去拿起画笔。“马上离开。”

“画灵……”

听见她的称呼，他回过头瞪着她。“马上离开！”

容纤纤几乎是哭着收帐棚。

她原本还和君打赌，信誓旦旦的一定会让他收她为徒，可是才刚回来，连做些让他收她为徒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他赶出来。

他生的气是认识他到现在，从未看过的，她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。

如果说是因为她不告而别，没告诉他就下山去，他也不应该生这么大的气啊？

或许真如君说的，他的脾气是很怪的，很难捉摸的。

容纤纤将地上的钉子拔起来，帐棚立即倒下，她熟练的将帐棚的四个角收拾好，然后折成长条形，由尾端向前端卷起。

“咦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容纤纤看了阎罗炙一眼，然后一句话也没说的继续卷她的帐棚。

“你干嘛哭得眼睛红红的？尘欺负你了？”

她猛摇头，眼泪掉得更厉害。看来，她还是没法让他破例收她为徒。

可是……她才发她喜欢他……连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都没机会……

容纤纤突然止住泪水，转头哀求地问阎罗炙：“你知不知道画灵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儿？”
问他也一样吧，他们是兄弟……

阎罗炙睨着她，回答得更毒：

“绝对不会是你这种。”

倒是阿尔妮亚还挺适合他的……虽然他一直不愿这么想。

容纤纤透明的眼泪像免钱似地猛掉，哭得阎罗炙慌了起来。

“喂，你哭什么啊？”

她又摇头。

“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你别哭啊！”他大叫，慌了手脚。

原来她什么机会都没有，难怪他会对她那么凶，原来就算她再怎么做，他都不可能喜欢上她的，因为他喜欢的女孩，根本不会是她这型的。

那她不是还没开始找机会，机会就先从她身边溜走了吗？

容纤纤认份的继续收她的帐棚，然后将帐棚套进套子里，将杂物一一收进大背包，还回之前来时的模样，笨重的背包。

她看着一旁的几个圆筒，现在才想到，竟然还没拿她的画作给他看过。

圆筒里装的是她认为最好的作品，原本是要给他看的，结果带来了，却没机会给他看过。

容纤纤背起背包，捞起帐棚袋挂在肩上，另一手抱着那几个圆筒。

“请你告诉画灵，我……我走了。”走没几步，她又转过头问：“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本深蓝色的画本？”

不可能的，见他来这里没几次，应该不会看到她的画本的……

容纤纤低着头离开。该怎么和君说呢……

画本？阎罗炙看着容纤纤落寞又可怜的身影，突然心头一惊，连忙冲去找阎罗尘。

“尘！那个容纤纤她走了。”

阎罗尘好像在和手中的画笔赌气似的，抽出水筒中的画笔，大力的往后甩，画笔上的水往后飞，笔头好像快被他甩断。

阎罗炙挑眉看他。“是要她走的？”他抱胸。

“我的事你最好别管。”

“可是她问我有没有看到她的画本……”

阎罗尘微弯的背似乎挺直了下。

阎罗炙扬起一边唇角，暗暗讪笑。

“你没告诉她，那画本在你这儿吗？”

阎罗尘真的在发脾气，他大笔一挥，在画布上留下一笔难看的线条。“我说了我的事不用你来管！”

“我才懒得管你，只是看见她哭着离开，觉得有点心疼。”

阎罗尘转过头，微眯着眼。“你心疼？”

阎罗炙抱胸靠着石壁而站。

“嗯哼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你不是讨厌她吗？现在竟变得喜欢她了？”

“你不也是，原本还讨厌她讨厌得想把她赶走，现在好啦，她终于离开你的视线了，你可以安心作画了，怎么又心神不宁，好像……连画都变得低俗、难以入眼。”他颌首指着阎罗尘背后的画板。

“你懂什么，这是新的画法、新的构图技巧。”

若不是山洞里的光线不足，仅点了盏煤灯，有些昏昏暗暗的，否则阎罗炙一定能看见阎罗尘脸上难得一见的红潮。

“喔，新的画法、新的技巧……”阎罗炙嘲弄道。

躺在沙发背上，修长的腿包裹在黑色皮裤里，身上长及足踝的大衣披泻在沙发上。

他弓起一脚，手则放在膝上，眼睛看着置放于大腿上的画本。

一张张翻过，上头熟悉的人像画是唯一吸引他的地方，还有每张画的最后落款

——Angel。

天与地、善与恶、人与兽、魔与神、撒旦与……天使。

阎罗尘露出嘲讽的笑容。撒旦与天使。

什么时候，他变得那么在乎她？从看到这本画本开始吗？

或许他是真的被她笔下的自己所吸引吧，或许，就是因为看到了这般赤裸裸的自己，所以他的心才会活络。

不可讳言的，他是折服了没错。

画中的自己是最真诚、最赤子的一面，有他低着头不知在看什么、有他拢紧眉头沉思的画面、有他正在走动，身上黑色大衣下摆随风飞舞的镜头……

她竟然能将这些他从未仔细注意的动作，用纸和笔给记录下来，甚至连动态的举止都没放过。

她的画确实进步不少，比最早前他所看到的画，少了“模仿”，多了“自我”。

这些画中的他，都是她心中的形象，是她心中属于他的样子。

原来他在她心中有这么多面，他的个性是如此多变……

砰的一声，有东西掉在地下，他的视线转到门口，容纤纤娇滴滴的身影占据了整个门，挡去了光线。

“你又回来做什么？”他故作镇定道，实则心里是怎样的反应，只有他晓得。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她喘吁吁地瞪着平躺在他大腿上的画本。“那……那是我的画本……”

她是不甘心所以又跑回来的！

她不甘心就这么离开，不甘心所有想让他认同的努力都白费，不甘心他一句要她离开的话，自己就胆小的离开。

她不该是这么胆小的，她该是为了学画、为了向他求得绘画技巧而忍受一切；而不是这么胆小的被他骂个几句就掉眼泪离开。

所以路走到一半，心里却想得很透彻，于是她又折回来。

没想到……没想到竟看到自己的画本，安安分分乖乖巧巧的就躺在他腿上，根本没有不见。

而他则正在翻阅？！

容纤纤一个箭步奔到阎罗尘身前，尴尬的想抢回那本画本，奈何阎罗尘的动作比她还快，大手一扬，画本就高高在上的让她连摸都摸不到边。

“还我！”

他露出嘲讽的笑容。

“还你？谁能证明这本画本是你的？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那真的是我的！你还给我！”她伸手又想抢，甚至上半身已因抢夺而靠得很近，近到她身上的馨香都传到他那儿去了。

“除非你能证明这是你的。”

“那真的是我的！”她一脚跪在沙发边缘，一手扶着沙发背，上半身前倾，几乎贴在他身上，仍然拿不回那本画本。

“光喊着那是你的没用，证据呢？”

“上面有我的英文名字！”她气呼呼的拉住他高升的手，想把他的手拉下来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Angel！”她现在连另一只手都用上了，两只手拉他一只手还拼不过人家。“快点还我！”

他的手很顺地揽住她的腰，一个用力，很容易地便将她揽进自己怀中，两人贴得很近，近到能由肌肤的接触而感受到彼此脉搏的跳动。

“那不就是天使的意思？”

“对啦！你把画本还我！”她扶着他的肩头，气呼呼地瞪着他。“还我！”

“如果不还呢？”他戏谑一笑。

她气极了，又因为里头画了他，也可能被他看完了，顿时羞愧不已，脸皮压力直遽增加，变得红润，让人想一亲芳泽。

“快点还我！”

“还你可以，先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她俯视性感的他，突然觉得难以呼吸、心跳加快！

“什……什么啦！”

“请你下次要离开之前，先告诉我一声。”

“我又不是故意不说的，只是忘了嘛！”

他打断她的话警告。

“还有，不准你忘了我的存在。”

“我只是下山去看医生啊，我病得好难过，不下山去看医生，我怕我会病死在你房子前面。你不是说了吗，我如果病死在你家门前，你就要把我的尸体拖到密林里去喂野兽吗？我怕我会死无全尸，所以还是去看个医生，吃个药比较保险。”

他气极得捏紧她两边脸颊的肉，狠狠的往外拉，疼得她哇哇叫。

“啊——痛——痛痛痛——”

他捏够本了就放手，看着她两颊红了两块，心头倒是爽了许多。

“你干嘛捏我？”

“因为你这个白痴！”

“你又骂我白痴！”

“你本来就是白痴！”

“我哪里白痴了？”容纤纤摸摸被捏得好痛的脸颊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你不会要我送你下山去看医生吗？自己一个人跑掉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”

他可是头一次这么担心一个人，这个该死的大笨蛋！

容纤纤恐怕没听清楚，她只听见那句要他送她下山看医生。

“你在忙，又那么凶，谁敢麻烦你送。”好痛！她摸摸脸颊，麻麻的刺痛。

他蹙眉。“你有没有听清楚，我说：我、会、担、心！”他脸色是极度不好看！

她恍然震慑住。

他会担心？他会担心！他会担心她！

她咧开嘴，脸上充满了惊喜。

“你的意思是你会担心我？”

他翻翻白眼，随即按下她的头颅将热吻献上。

吻得她七荤八素，完全是被动的任他的唇在她唇间游走、侵扰，她眼睛始终因为太过震惊而无法闭上，睁得大大的看着他。

他……竟然会担心她？竟然没有给她任何防备的就吻住她？！

那是不是表示，他也有些喜欢她？

看着他的俊逸脸庞就在地面前，端正的五官似乎少了一开始见到他时的那股狂妄、自傲，多了几分柔情。

她终于闭上双眼，手环过他颈项抱着他。

两人的身体是紧贴的，体温、气息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体的。

咬啮她的唇瓣，吸取她唇内的柔美蜜意，大手在她身上游走，感受她凹凸有致的身材。

当他离开她的唇瓣时，看到的是一个经过爱情洗礼的小女人。

她的身上，多了几丝慵懒，几分柔媚。

双眼迷蒙，小嘴儿大口大口的吸着气，脸上的红潮更加红润。

喔，她觉得自己快缺氧了！

他以拇指拭过她的粉颊，美好的触感在他指下晕开。

她娇羞地以头抵着他壮硕结实的胸膛，气息仍然喘息着，小手握拳抵着他的胸膛。

“我不是故意没和你说一声就跑下山的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”

他闷哼了两声，换来她兴奋的笑容。

“那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你收我为徒好不好？”

水蓝色的眼珠深邃地看着她。“你那么想拜我为师？”

她用力点头。“嗯！我想让自己绘画的技巧更进步，而且我好喜欢你的画，感觉好生动逼真，仿佛画里的人物都是有生命的。”

阎罗尘没有说话，他推开她，让她在沙发角落坐正。

他弓身双手置于膝上，沉思良久，才淡淡说道：

“我说过，如果你想要学我的画，你就得付出点什么，你没忘吧？”

她嗫嚅道：“嗯。”

“那么你应该也还记得那时你的答案是什么，你间接的拒绝了不是吗？”

“我没有拒绝！”她脸红的随即用手遮住嘴巴。

他露出邪佻的笑。“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”

“我没……”她赶紧转移话题，指着他手中的画本道：“你看过内容了？”

阎罗尘特意拿下画本，一页一页翻着；容纤纤仍想抢夺，双手却反被他控制住，被他的背压制住，身体只能紧贴着他。

“老实招来，你什么时候偷画的？”

她根本不敢看他。“我忘了。”

“我不是说禁止你拿画笔吗？”他故作生气状。

“可是你只说不要被你看到啊。”她小声的嗔道。

他听见她的话后，气闷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但随即便大笑出声。

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会被自己的话给堵得没话可反驳，所以当他看到画本里的自己时，才会那么震惊。

因为里头的他，没有任何扭捏、做作，完全是很自然的做着自己的事，因为他根本没料到她会以他当主角偷画他。

“是不是画得不好，所以你生气了？”她怕怕的问。谁知道画本会被他看见！

“我生气是因为你居然没告诉我一声就拿我当你画里的主角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练习自己的笔锋；可是因为你禁止我拿画笔，所以我才会躲在树上或草丛里偷画，不敢让你看到。”

“你爬到树上去？”他眼睛瞪得很大。

闻言，她迟疑地点头。“嗯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从树上摔下来？”这个白痴女人，永远这么白痴！

他沉默了好久，久到她以为他真的很生气时，他才开口问：

“你很喜欢我？”

“咳咳咳……咳……”她让他吓得被自己的口水给噎到。“你……你怎么会这样问？”

他将画本摊在她面前，指着一幅以他为主角的画说：

“因为这幅画。”

画中的他站在阳光底下，侧着脸低头浅笑，双手放于口袋，黑色大衣的衣摆随风飘动，扬起一个大大的弧度。

画中的他透着点温柔，却又不失狂傲，尤其阳光洒在他身上形成一圈光亮……他从来不知道原来属于黑暗的自己竟然可以这般阳光。

而他相信，这就是在她心中的自己；如果她没有喜欢他，又怎么能够画出这样杰出、令他折服的画？

“这幅画……”这幅是她最满意的作品。

“因为这幅画，所以我才这样问。”

“我……我知道它画的不好……”

“不，我承认你画得不错，至少比一开始我看到你的画时好得多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她眼睛发亮，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得到他的赞许。

他握住她的手。“回答我。”

她脸颊发烫，根本不需要答复，他已清楚知道。

按下她的头，他吻住她的唇，品味着她的味道，画本则从他手中掉落，他捧着小巧的脸蛋，激情地咬吻她柔嫩的唇瓣。

她回吻着他，顺着他的动作，她和他贴得好紧，感觉他的手伸进她衣裳内，摩挲她冰凉的肌肤，那感觉好奇异。

一阵酥麻传遍她全身，教她不禁软了身子；她抱着他的颈项，她老早就想摸摸他的头发，果真如她所想的，非常柔顺、细滑。

他松开她一点。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？”

她喘息地点头，眼神迷蒙。

“你可以趁现在停止一切，但等我有进一步行动时，你就没时间可喊停了。”

她没有说话，低头给了他一个甜蜜的答复，封住他的唇……

阎罗尘一路吻着容纤纤白皙的颈，顺势来到双峰处。

他的举动引起她激烈的反应，她倒抽着气，双掌支在他胸膛上，身子则往后弓弯。

他含住她的蓓蕾，逗弄得她无所适从，待他的唇终于离开时，那丝薄的衬衣已经湿透，粉

红色的美丽蓓蕾更加清楚呈现。

他将脸埋进她双峰间吸取她的馨香，手则搭在她腰际的扣子上，解开它，让它顺着她修长的下半身曲线滑下。

现在，她全身上下只剩一件衬衣和里头的底裤。

他扶住她的腰，让她双脚撑开跪放在他身侧。

他慢慢拉起她的衬衣，手伸进她衣服里在她腰际摸索，扯下那件单薄的底裤，她惊呼一声，他则顺势让她往后躺下，衬衣已掀高至腰际，底下的一切皆是完美无瑕的。

她想遮住羞人的呈现，却被他抓住，双手反而被他高高举起，不让她有所动作。

她剧烈喘息。“画灵……”

他的气息仍旧平静的像旁观者，似乎现在和她身陷激情之中的不是他。

“尘……”她一再虚弱地喊道。

她全身都想抗拒这股酥麻，她双手紧紧握拳，克制他所带来的一切无所适从。

“不要——”

他品尝她、挑弄得她投降，甚至还咬啮那含苞待放的花蕾，然后探出头，俯在她上方，在她耳边以性感的嗓音道：

“你没有机会了……没有机会喊不要了……”

“尘——”她双眼微眯，露出性感野猫般慵懒的模样。

她真的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

他拉起她腰际的衬衣，由头脱下；瞬间，她完全裸裎在他面前，完全毫无遮掩的将所有雪白呈现在他眼前。

他的邪佻再次点燃，刻划在唇边；上扬的唇角看起来既性感又迷人，还有种想引人犯罪、一亲芳泽的冲动。

她情不自禁地抚过他的唇畔，停留在末端。

“我得付多少代价才能换来你这样的浅笑？”

他逐一亲吻她的指尖，然后淡淡道：

“你毋需问，只需好好感受代价付出的过程。”

他在她眼前一一卸下身上的衣服，每一件衣服的褪去，都能换来她娇羞的抗拒，她别过头去，不想看见他脱衣服的过程，因为那太诱人了。

“不想看吗？”他扳正她的头，让她直视着他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不用害怕，这是很美妙的事情，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，都是创世纪的延续，每回的旋律都会是甜美的。”他双掌撑在她身侧，低头仔细看她。

“其实……老实说……我会怕。”她支吾道。

拨开她脸颊旁的发丝，他低头给了她一个安心的吻。

“是第一次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我会小心的，我会小心的让你知道美好的感觉。”或许，他对她真的如之前设想的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感情。

或许所有感情的产生，都是从一张素描画开始……

她稚气地问：“听说，第一次都会很痛？”

“你是害怕痛楚？”

她是害怕第一次的疼痛吗？还是怕被他带来的激情所淹没？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他露出笑容，低头封住她的唇，在汲取她嘴里的甜蜜后，他的吻延续而下，吻过高耸山峰间的小径，然后以唇轻摘那朵美丽的花卉，手也同时揉捏着美丽的花卉，让蜜意绽放。

他吸吮、咬啮，在她雪白酥胸上留下一连串瑰色痕迹，再覆上那一块块的痕迹，轻轻啄吻算是在摧残上添上补偿。

当他的吻更往下延续探索，她腹部便开始不安地痉挛，身子左右摇摆想抗拒。

“害怕吗？”

他吻上她的肚子，唇上下移动轻吻，说话时，丝丝的气息便吐在她冰凉的肌肤上，让她更觉得难以忍受。

“不要……不要吻那……”

他轻笑，抬起头对着她笑。

“好，我不吻那……”

她的腿因为紧张和不适从而紧紧夹着，他笑笑的看着她，嗓音像魔咒般对着她说话，说服她顺从。

“放轻松。”

这要她怎么放轻松？“我……我不敢……”她不敢将腿张开，害怕他会有更出人意表的举动。

“相信我。”他的手磨蹭她柔软的肌肤，让她渐渐放松力道。“这是只一个确定的动作。”

只是确定的动作吗？她纳闷。

“你的肌肤像丝缎一样。”他赞叹。

“尘……”她惊慌的叫喊。

“啊——”她倒抽口气，手很自然的便要去护卫自己最后的屏障。

“你好热情，好紧窒。”

从头到尾，他的气息依旧是这般平静，没有太大的起伏，体温也没有升高；反观她，狼狈到不能见人，被他指上魔力摧残得无力抗拒，仅能一再顺着他的动作而频呼。

“你……你确定……这是确定的动作？”她怀疑的问。

“你要相信我，我在确定你是否已准备好。”他的手缓缓在她体内游移。

“啊——不——”因为他进出的动作，让她弓起身，激情地侧着头闭上眼。“不要再……”

他没有停止进出，反而因为她热切的反应而更加快手指上的魔法，在她体内点燃一波波的欲望狂潮。

“尘！”她突然瞪大眼睛，看着他的欲望推进了她最羞怯的地方，教她只能抓紧他的手大叫。

“放轻松，只要跟着我。”

“不要！好痛！”

他没有再言语，专注地将自己顺利推进她体内，当欲望的顶端碰上了一层薄薄的膜时，她反抗得更激烈，双手抓紧沙发边缘。

“尘——求你——”她哀求道。

他看了她性感的娇躯一眼，随即快速地挺身冲破那层横隔在亚当与夏娃之间的障碍与约束。

她立刻惊叫一声，疼得连动都不能动。

“好痛……”只要小小的一个动作，都能牵扯到那痛源。

“一会儿就过去了。”他轻声安抚。

“你骗人，你说过那是美好的感觉，不会痛的。”她生气地捶了他一下。

他邪恶地对着她笑。“我承诺的是现在……”

他无法等待她的适应，随即带领着她遨翔、奔欲浪而去。

于是，她一次次在空旷的屋内呐喊，在火焰的热力中品尝情欲，在屋内唯一的沙发上享受激情……

她满足地趴在他身上，第一次感觉自己有这么幸运的能和他那么亲近。

他的手下意识地来回抚摸她的美背，另一手则环住她。

“如何？我的承诺是否兑现了？”他轻笑询问。

她抬起头看见他眼中的戏谑，生气道：

“才怪！我现在全身都好痛。”

“我有治疗这种疼痛的好方法。”他贼贼的笑，她倒看得冷汗直冒。

“不必了，我不想更痛。”她又趴回去，聆听他规律的心跳声。

“真的不想再尝试吗？我敢肯定，这次绝对比刚刚那次好上千百倍。”他邪恶地看着她裸露的美肤。

她连忙撑起身子正视着他，但她越是想克制自己不要做出任何会让他兴奋的事，她的举动就越会得到反效果。

像现在，她粉红晶莹的蓓蕾不自觉地在他胸膛上磨蹭，惹得他欲望一波一波的涌来。

“别挑逗我，我不想再痛一次。”说完，她起身欲离去。

抓住她想离开的身子，他在她耳边吐气。

“真的不要吗？可是你却一再的诱惑我，让我不想爱你也难。”

她听见他的话，震惊的回头看他，才想说些什么降他欲望的话，自己就被他的壮硕给贯穿。

“你好过分！”她抗议道。

可他不理她，仍然规律的在她身上奔驰，满足了自己，也满足了她。

当爱火燃烧过后，他和她又是一对虚弱的男女，是撒旦和天使的结合。

当激情终于平息后，阎罗尘抱着同样也是赤裸的容纤纤来到湖边。

她从上方往下看，他竟然站在大石上，她马上紧张的抓紧他。

“你要干嘛？”

他露出洁白的牙齿对她笑笑，在她还来不及反应前，他已经朝湖水深处跳下。

“啊——”

水盖住了她，她大叫却也喝了几口水，很快的，她整个人从原先的浸在水里到现在，头和肩已浮在水面上。

可四周却无阎罗尘的踪影，她急急找寻他。

“尘……你在哪儿？”不可能看不见吧？他应该会游泳的啊。“尘——”

突然有人从后头抱住她，她惊吓得差点放声大叫。

他扳过她的身子，让她正对着他。

“这么想我吗？”

她拍打水面，激起水花，溅湿了两人。

“你少做梦了！又戏弄我！”

他在水面上的手，不安分地摸着她的丰胸、她的蓓蕾。

“我不想戏弄你……倒是想再和你度过一次激情。”

“你好色！”她嗔道。

“色不色试过才知道。”

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在她来不及反应发生什么事时，已在水中再次和她结合。

她惊讶地大叫：“在水里？！”

“不用讶异，水是孕育激情的暖床。”

一次次随着水波流动而奏着协奏曲，她的手扶在他肩上，配合他的举动一次次攀登……

或许两人的结合是改善彼此关系的妙方，容纤纤和阎罗尘一下子便热络了起来。

他们可以一起吃饭，一起在山洞里待上一整天，也可以在湖边亲热；他们从未如此亲近过。

容纤纤喜欢这种感觉，她现在才发现他温柔的一面，还有可爱的一面。

而他不再对她板着脸，或许要他对着她真诚的笑是有些困难，但他邪佞般的笑容却一次比一次久，有时那是有企图的笑，但较多时候，就只是冲着她笑。

或许他不懂得真正的笑是什么，但只要他能够有些爱她，或者是对她温柔些，她什么都能接受。

这是不是生为女人的可悲呢？

容纤纤偏头一笑。

“在笑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甜甜地笑道。

他朝她探了过去，俯身就想一亲芳泽。“还想和我学画？”

“尘！”突然一句呼唤打断了他。

阎罗尘低咒一声，随即坐回自己的位置。

“炙，你又想干什么？”

阎罗炙喘吁吁地扶着树干而立。

“阿尔妮亚不见了！”

容纤纤不解地问：“阿尔妮亚？”

阎罗尘皱起眉头。“你说不见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她就是不见了！”阎罗尘一手搭在腰上，剑眉聚在一起。

容纤纤拉住阎罗尘的袖子问：

“尘，谁是阿尔妮亚？”她有不好的预感。

阎罗尘专注地和阎罗炙讲话，根本无暇顾及她。

“她不是该去找你了吗？”

“没错！所以我才说她不见了，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来找我。”

“你把她弄丢了，现在却又来找我，你究竟要我帮你什么？你要我到哪儿去找她？”

阎罗炙气极咆哮。“她喜欢的是你，她会来也是想来找你，否则你以为我干嘛听父亲的话把她带来？”

这下子容纤纤的脸色难看了，她铁青着脸问：

“尘，阿尔妮亚是谁？”有个女人喜欢尘？

“你别吵！”阎罗尘烦躁的爬梳微带金色的发丝。为什么阿尔妮亚不见就一定和他有关？

容纤纤苦笑。她以为经过这么多事，他们应该是很亲近的，应该是什么事都能知道的……

但如今他却为了一个女人如此烦躁，甚至漠视她的关心和询问。

那么，她到底在他心中算什么？

他刚刚问了是否还想和他学画，那么说来，他将那一夜所谓的“代价”当成了学画的付出，他将她的献身当成是为了和他学画而做的举动？

她不相信！

“尘——”她轻唤，想得到阎罗尘的注意。

可阎罗尘所有心思都胶着在阿尔妮亚不见的事情上，根本没注意到她的呼唤。

阿尔妮亚对凡间的一切皆不熟悉，所以他更加担心她会发生什么事。

如果她发生了事情，父亲那关将会很难过。

要知道父亲一直很疼阿尔妮亚，甚至疼比他们这三个儿子还疼……

“我和你去找找。”阎罗尘将容纤纤丢在湖边，没有交代任何话、连看都没看她一眼便和阎罗炙离开。

容纤纤突然觉得心里好空洞，自己好难堪。

容纤纤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，她坐在帐棚前已经一天了，就为了等阎罗尘回来。

等到天都黑了，星星月亮都相继登上暗夜，她才看见阎罗尘的身影由远处走来。

她开心的奔到他面前。“你回来了！有没有找到阿尔妮亚？”

他皱起眉头。她怎么会晓得阿尔妮亚？

阿尔妮亚不是凡人的这件事不能让她知道，而他真正的身份也同样不能让她知道。

“你这么晚还没睡？”

“我在等你。”她想抓住他的衣袖，但却迟疑了下，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。而这一切的举动皆看在他眼底。“有找到她吗？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阿尔妮亚的？”

她天真地道：“是你们下午在谈的时候我听见的。”

他眉头蹙得更紧。“以后如果不干你的事，就别插手。”

语毕，他头也不回的进屋里去。

一颗珍珠趁她不注意时滑落。

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？她的关心在他眼里算是鸡婆？

第二颗珍珠跟着滑落。

她究竟在他心中算什么？他同样不让她进屋里去，虽然他们的关系改善了，但他仍旧把他的屋子当成禁地。

除了那夜之外，她就没再进去过了。

他对她的态度在那夜之后有了改变，她原本以为这是因为两人亲密的关系，可是……

他知道她喜欢他，但她却不知道他心里头的想法。

他爱不爱她，亦或是，他只当她是玩伴？
数颗珍珠相继滑落，滚进黄黄尘土之中——
在屋里的阎罗尘因为找了一天阿尔妮亚而显得疲累不堪，此时正倚着沙发背，双脚横摆在茶几上。

突然间，他心头竟出现如同滴血般的刺痛感。
他低头将手伸进衣服内触摸，再伸出时，指头上多了血迹。
他讶异地看着自己手指上的红色血迹，瞬间他明白这是为了什么，为什么他的胸口会渗血、他的心会痛。
因为他送出了心，如今，拥有他的心的人正在哭泣，而如珍珠般的泪水正由黄土渗入他心窝。

他这才踏出屋子，来到门前的帐棚，低头往里一看，容纤纤已经累躺在帐棚里，他微笑的帮助她躺进睡袋内，还替她拉上了外头的帐棚拉链。

他是否该口头上答应让她进入屋里了？而不是让她每次都偷偷摸摸或是在他无声承诺中进屋？

再度睁开眼，竟已是隔日清晨，她撑起身子，发现自己竟是窝在温暖的睡袋中。她起身拉开帐棚拉链，心头越觉得奇怪。

她记得昨夜她是坐在帐棚外，难道她又溜进帐棚内安分地躲在睡袋里睡觉吗？

甚至还将帐棚的拉链拉起？

如果都没有，那她是怎么进去的？

“起来了。”

阎罗尘清爽的嗓音由后传来，她转头一看，他正对着她笑。

“早。”她低下头去，不想看他。

她拿出盥洗用具走到湖边去梳洗，等到梳洗完毕走向帐棚时，她发现他靠着一旁大树站立，眼睛直视着她不放。

她被他看得很不自在，连忙又钻进帐棚里将东西放妥。

她在想，自己是否该放弃了、是否该离开这里了。

再多留无益，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难堪。

她不是为了和他学画才献出自己的第一次，她是真的爱上了他，才甘愿献出唯一的一次。

但是在他心中，究竟是怎么看待那场翻天覆地的情雨？

他说过什么话吗？没有。没有说过类似喜欢她、爱她之类的亲密话语；没有说到任何关于学画的事。

那么他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？她完全不明了。

容纤纤钻出帐棚，不想再费心思。

“昨天看你在外头睡着了，就把你抱进帐棚里。”他淡淡地发出声音。

她恍然大悟。原来是他抱她进去的。“谢谢。”除此之外，她还能说什么？

“就只有这样？两个字谢谢？”他戏谑道。

但她却分不清楚他话语里的戏谑。“那么你要我说什么？”她转过身看着他。“你想听什么？”

他微笑。“今天的你是朵多刺的玫瑰，扎得人好痛。”

“我不是多刺的玫瑰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只是容纤纤。”

他敛住笑容。“你在为昨天的事生气？”

她难看的笑着。“我能吗？我有什么资格？”

“不要用这样的口气和我说话。”他微愠。

“你想要听的是怎样的口气？”她再怎样做，他都不会满意，就像一开始一样，他就是讨厌她，甚至一再开口赶她走。

如果现在她就如他所愿的离开，他是不是就会开心点？是不是就会满意？

“纤纤……”

她下意识摇头，想挥去他的声音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——”

她才想向他道歉，便听见他开口喊着：“阿尔妮亚！”

她全身震慑，看着一名样貌甜美的女孩朝阎罗尘奔去，而阎罗尘则高兴地抱住朝他自动奔来的阿尔妮亚。

“尘，我好想你喔。”

阎罗尘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他微怒地问：“你究竟跑哪儿去了？让我和灸那么担心你。”

“没有，人家出了点小车祸……”

“小车祸！”他大叫。

阿尔妮亚缩了缩脖子。“不要叫那么大声嘛，人家没事的。”她在他面前绕了几圈。“你看，不是没事吗？”

“你哟——”

他疼爱地点点她小巧的鼻子，而这些动作都是容纤纤从未见过的，她眼眶开始刺痛，心也跟着痛了起来。

“人家可想死你了，和干爸说要来看你，他还不太肯放行呢。”

阎罗尘笑了，而这次，是真正的笑容。这不免又刺痛了容纤纤的心，只见她的手揪紧胸口。

“他那么疼你就是怕你会有什么意外。你看，现在不就是了么？才来没多久就出了车祸。”

“只是小车祸嘛。”

“车祸就车祸，还分大小。”

阿尔妮亚吐吐舌，挽着阎罗尘的手臂往屋里走。

“你最近有没有满意的作品啊？我想看。”她噘嘴撒娇，因为她知道他不太让人看他的作品。

“有几幅满意的作品，进去再说。”

说着，两人已完全进入屋内，消失在容纤纤的视线外。

听见阎罗尘这样的回答，容纤纤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，不停的滑落。

他从来不让她摸他的画，甚至没有明白说过：进去再说。

阎罗灸站在她身后，无奈地道：

“没有什么好哭的，尘就是这样。”

闻言，她垂放身侧的手握紧。

阎罗灸又道：

“反正尘一向很疼阿尔妮亚的，谁教她是我们的心肝。”这句话究竟是说给容纤纤听的，还是说给他自己听的？

她没有再犹豫，如风似地直接往屋里走。

她不想再摸索他的脾气，不想再处处怕他生气，她只想得到一个答复。

可是当她走进屋里，她才发觉自己竟脆弱得很。

阎罗尘和阿尔妮亚就站在放画的角落，而阎罗尘正拿着一幅女人的人像画，阿尔妮亚的手则摸在那幅油画上，两人有说有笑。

但最让她伤心难过的竟是油画上头的那女人……

“还记得画这幅画时是什么时候吗？”

“记得啊，而且我还记得那时看到你在画画，我就好喜欢喔，所以我就和干爸说要你替我画，没想到你一下就答应了呢。”阿尔妮亚甜甜道。

“如果不是看你乖，我才不会答应父亲。”

阿尔妮亚靠在阎罗尘手臂上，就像情侣一样的亲密，她撒娇道：

“我知道你们都很疼我嘛。”

容纤纤再也没办法继续看下去，她哽咽地呼着气，手则捂在嘴上，防止自己哭出声。

而她粗重异常的气息也打断了谈画的两人，尤其阎罗尘一看见容纤纤哭得不能自己，他的心就又在淌血了。

“纤纤……”

他想去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，但她却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不要碰我！”

他水蓝的瞳孔变得深沉，仔细看着苍白的她。

她扯着难看的笑容，一一将心里的话说出——

“我究竟在你心底算什么？”她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，视线始终注视着地面。

“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？”在阎罗尘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愤怒的表情，但他的声音却变得极为粗嘎。

容纤纤扶着沙发椅背才能掩饰自己的无力、站不稳。

“你从来不让我碰那些画，也从来不让我进来这屋子过，你只是一味地赶我离开……”

“那都是以前。”

她抬头看着他，想在他脸上寻觅些什么感情的迹象，但没有，什么都没有……

“那么现在呢？从那夜过后，你对我有什么感觉？”她嗤哼。“我在你心里究竟算什么？你将那些视为宝贝的画封锁在我的范围之外，不让我靠近，连踏进这屋子都不能，我究竟算什么？我只是不要脸的献上自己而已不是吗？我对你来说只是这么微不足道，对吗？”

“你不要无理取闹。”

“我无理取闹？”她笑了。

她笑得比哭还难看，揪得他的心一阵阵刺痛。

“我在你的心里就只有无理取闹四个字能形容，你将我隔除在你的生活范围之外，却画了她的画像，而我，什么都不是，我只是个将自己的身心都献上的女人，我为了学画才来找你，所以你将我的献身当成了答应你条件的‘付出’，那么我得到了什么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他想解释却被她话打断了。

“我什么也没得到不是吗？我只得到了一颗破碎的心，弄得自己什么都没有、什么都失去。”

没有学业、没有清白、没有尊严……那她还剩下些什么？

“纤纤……”他又往前跨出一步，同样的，她又往后退了一步，刻意和他拉开距离。

“我在想，我是否该就此离开，那样的话，至少我没有什么都失去，我还挽回了点自尊不是吗？”

他突然心惊。她的意思是要离开他？

阎罗尘反射性的往她这边走来。

“不要过来！”她出声喝阻他。

一旁的阿尔妮亚仍旧搞不清楚眼前是什么状况，只是傻傻的站在一旁。

“我放弃了。”她的笑容令人不舍。“我放弃画画，我不再画画了，我放弃了。”

当她伤得那么深时，画画变成了能加大她伤口的凶器，她是该放弃的。

她竟然要放弃她的最爱？！阎罗尘心惊不已。

那表示什么？同样放弃他吗？他已经将自己的心放在她身上了，如果她放弃了，那么他呢？

他会得到什么结果？

她捂着脸，许是哭过头、伤心过头了，所以她的身子变得有点摇摇欲坠。

“我从此以后不再拿画笔。我放弃我最爱的画画，为的是忘了你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你放弃了我？”他试问。

“放弃？”她狂笑。“我有得到什么吗？”

她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反而还失去许多。

从一开始，她就该晓得和他是没有结果的；可直到昨天，她才晓得自己在他心里，什么都不如，什么都不是。

在他的眼中，只有眼前的阿尔妮亚，没有她容纤纤存在的空间。

“纤纤……”他竟然不知该怎么和她说，显然她误会了自己和阿尔妮亚的关系。

阎罗炙已站在门口良久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他实在替阎罗尘感到可悲。

“我、我现在就离开，你可以不用赶我。”她连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，转身跑出屋子。

阎罗尘看着容纤纤离开，却震惊得不知是否该追出去。

阎罗炙走到他身边。“尘，我真替你感到可怜。”

阎罗尘瞪着他。

“你连心爱的女人都可以伤她的心伤到让她放弃这一生的最爱，她不是付出所有，只想争取延续兴趣的机会吗？为什么你还能让她绝望的放弃？”

全是他的错是吗？他不该没给她任何承诺的是吗？

他该开口对她说，其实早在看见她画本中的自己时，就已深深爱上她，甚至献上他的心了吗？

阎罗炙双手抱胸说：

“你不让她碰你的画，连让她进屋都不肯，如今却让阿尔妮亚进来，还当着她的面拿你替阿尔妮亚画的人像画出来，你以为她会怎么想？”

阎罗尘似乎有些头绪。

阎罗炙再道：“你在外头就先和阿尔妮亚拉拉扯扯，状似亲密，她又会怎么想？”

她会以为他和阿尔妮亚是一对。阎罗尘抬头看着门外。所以她才会说了那些话！

阎罗炙又道：“据我猜测，你和她一定有了亲密的关系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又什么都不准她做，又绝口不提爱她，你以为她会怎么看待你们的那场云雨？”

她会以为他认为她的献身是为了和他学画，她只是在履行条件。

这帽子扣大了，阎罗尘心急了。

那夜，他完全只想到要爱她，因为他将自己的心放在她身上了，他只想好好爱她。

阎罗尘这时忆起，那夜他确实提及那条件和拜师……

喔，不！

阎罗炙很慎重地问：“尘，你是否真的爱上容纤纤了？”

阎罗尘点头。“没错，我都已将心放在她身上了。”

阎罗炙摇摇头。“你有想过她只是个凡人吗？她会生老病死，而你会让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？”

阎罗尘倒是不加考虑就回答：“她不会有生老病死的。十年后，她就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到那时，所有一切都不再是问题。”

阎罗炙听了后，颇为震惊。“你的意思是什么？”

阎罗尘在追出去前，给了阎罗炙回答。“她的寿命只剩十年，十年后，我就能完完全全拥有她。”

没有时间再注意阎罗炙的讶异，阎罗尘如风似地席卷而过。

阎罗炙挑眉露出讪笑。“这么说来……”他抬头看着美丽天真的阿尔妮亚。

阿尔妮亚仍一脸不知所以然，这更坚定了阎罗炙心中恶魔般的诡计。

“你听我说。”

“请你不要碰我！”容纤纤想甩开阎罗尘的钳制。

“你一定要背对着我吗？”他生气的大吼。

他已经跟着她好一阵子了。一路下山，经过他们身边的人都带着一抹窃笑，似乎在看他们的好戏。

“我和你没有任何瓜葛，我失去的就当作是我买教训所换来的‘代价’。”

他无力的闭上眼，又睁开眼，突然将她抱住，推到一旁树下，气喘吁吁地瞪着她。

“听我把话说完！”

她用力挣扎着。“你还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嫌伤我伤得还不够？”

难道凡间女人都是这么麻烦吗？阎罗尘忽然苦笑。他竟然忘了冽的白柔涵也是这么难搞。

“听我说，如果我说完你仍决定离开，那么我不会留你。”

她别过头去。“你也从未想过留我。”她喃喃道。

“我和阿尔妮亚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我和她之间没什么。”

“在我看来不像。”

“纤纤。”

他不看他，死都不看他。

他叹气，再度开口：

“阿尔妮亚是我父亲的干女儿，我对她从来就谈不上爱，在我眼中，她只是一个小妹妹，而且，我想真正喜欢她的人应该是炙才是。”

“别自欺欺人了。”

“容纤纤！”

他挫败地扳过她的脸。

“告诉我，要怎么做、怎么说才能让你完全了解我和阿尔妮亚的关系？才能让你正视我？”

“你早就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和她的关系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真是固执！”他气极了。从未和谁说话这么低声下气过，唯独她，看来他是栽了。

“你让她进去你的房子，看你的作品、碰你的画，甚至是替她画人像画；而我，却什么都得不到，我付出了一切，却一样也得不到！”

她几乎是噘着嘴发怒：

“我得不到你让我进屋的明白许可，每次进屋，我都是在担心被你骂、被你咆哮的心情下进屋里的；想看你的画作，你从来不肯，除了那次在山洞里的那张阴天风景画，其余的画你都不让我碰。”

她失笑。“你画了她的人像画，你最宝贝你的技术，能够得到你的画的人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，但能够当你画中主角的却寥寥可数，那么我究竟在你心里算什么？是白痴还是无耻之人！”

“什么都不是！”他怒气冲天。“我只是想把你当成宝一样捧着，我不想画你的人像画，自有我的理由，以后你就会晓得了。”总不能明白告诉她，他能够画阿尔妮亚，是因为她原本就不是人吧？

“我从未感受过你把我当宝般捧在手心的感觉，我只感到自己的心一次次被你刺痛。”

他温柔的掬起她颊边的清泪。“我又何尝不是。”他的心同样因为她的心痛而疼着。

她哭出声，脸想别过去不看她如此温柔的神情，但他却容不得她退缩。

“打从看了你的画本，我就为你折服，只是我不擅长言词，没有勇气告诉你我的感受。”

他皱紧眉头。“其实爱这个字从来就不需要用嘴巴讲出来，当所有行动、表情都合乎这个字时，它就是存在的，说出来只是想心里感觉踏实而已。”

“我能怀疑你的诚恳吗？”她哭着道。

“永远都不能，我只是以我的方式在爱你，如果你想学画，我能教你，但请你别放弃画画，因为你放弃了画画就等于放弃了我。”

她趴在他胸膛上啜泣。“是你先放弃我的不是吗？”

他的下颚抵在她头顶上方，抱紧她。“对于感情，我一向是最迟钝的；当你伤心时，我的心也会跟着痛、泛血，因为我早就把心给了你，所以你哭泣，我的心也会跟着哭泣，所以请你不要再伤心了。”

她仍然不敢肯定。“你……你真的爱我？”

他笑笑，对她绽放她最想看到只属于她一人的笑靥。

“对。”

“那么你和阿尔妮亚真的没什么？”

“对。”

她主动吻住他，久久之后，在他意犹未尽时，她的唇离开了他的，他顿时低咒了声。

“那么，我也要你替我画一张人像画。”

“十年后的今天。”

他随口答应，然后迫不及待的再度封住她的唇，抚慰心中对她极度的渴望。

—完—